存

# 題日本人論語訓傳

明季以

日本之俗精技巧習戰鬭文學非其長而來稍稍有讀書稱經生者云近得太宰純所著論語訓傳而觀之蓋祖孔安國皇侃邢昺諸解而以伊國所謂荻先生者為繼絶復古之宗詆斥程朱不遺餘力其學專以外面事物為主而不肯反之於內故凡言仁必以安民釋之凡言禮必以儀制釋之凡言道必以詩書禮樂釋之遇集註本心全德天理節文自然本體等訓必極口罵詈以為浮屠之學其粗淺荒

[stamps]

謬大槩如是而乇乖悖者有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
乃釋氏斷煩惱修菩提之教心之有私欲亦理也若
果淨盡則非人也又曰有氣質然後有性宋儒信孟
軻謬說以性為本善而謂人皆可以為聖人比佛氏
之見也夫學者將以為善去惡而至於聖也性非本
善欲非可淨聖非人所能為則彼所以為學者何事
而所以屈晉註聖人書者又何意也詆斥程朱之不
足上及孟氏則可謂變異之甚矣又曰宋儒以不仕
為高乃老莊方外之道亦為程朱而發耳日本書籍
余不能多見而使其學術皆如此則真所謂不如亾

也蠻夷鴂舌不聞大道啁啾咿嚶自鳴一隅誠若無足道者而余於是竊有隱憂焉我國風氣浮淺爲士者少真實見解而好新慕奇甚於他方幸賴 列聖崇儒重道諸老先生辛勤惓闡得以維持到今數十年來撞壞盡矣貴游豪舉著薄繩檢而唇舌筆札之徒遂以丘園爲巨詐半額匹帛中外靡然於斯時也太宰氏之書踰海而來其聲氣之感歟九種之地文明久矣明而復晦亦非異事流民漂邑恐不可以蠛涎而忽之也庚寅閏夏書于蓉山僑廬

安東金氏家史序

金氏盖出新羅其籍安東自太師諱宣平始新羅末甄萱襲弑景哀王于東京國人太崩無所歸命太師時爲古昌城主與郡人權幸張吉决策以郡附高麗太祖得之有瓶山之捷由是義聲大振卒以滅萱策功以公爲大匡幸吉爲大相俱賜號三韓壁上功臣爵太師陞古昌爲安東府就府地錫土田俾世識其入太師卒府民立廟府司與權張二公並享至今不絶自太師食安東至我 顯孝王五十二年邁淳生計八百四十有七年家譜所傳僅二十一世或曰太師下幾世佚不傳盖疑之也疑以傳疑愼之道也其

始見于譜者曰公湏副正習敦次曰戶長呂基次曰
戶長正位南秀南秀生漑漑生資省升仕郎衛尉主
簿同正正義大夫判禮賓寺事政仕義中顯大夫典
農正得雨通仕郎閤門奉禮郎葦其下三世也奉禮
郎生三近始入
我朝登永樂己亥進士官宣教郎
比安縣監是生係權朝散大夫漢城府判官掌令府
君考也自典農正以下丘墓可考也自奉禮郎以下
枝派可考也掌令府君以下事行有狀著述有集幽
有鐫顯有刻揭于國史播于野録歷文正文忠至文
康公兄弟而金氏之文獻彬彬也然遠而微者旣病

無稽其通而著者又患於散見錯出割裂重複後至
小子各以聞見為詳畧莫克會通以歸于一邁淳是
懼謹就家藏諸籍稍加提撮整芬合析以世為篇自
掌令府君始源源本本惟吾自出恩以義奪所後為
正述內傳十二閨徽袖淑家道所與大致畧同不復
釐別述外傳一顏稱二卿程曰伯叔㮚楊之業社稷
賴之若是者在他人猶紀之不倦況吾先祖之同氣
乎述旁傳八收宗叙族孝敬之推作枝派攷墓祭緣
情祧而不廢作丘墓攷功崇必報德盛必醻作俎豆
攷詩讃蹐芋書徵堂構作宅廬攷煌煌炳炳有典有

訓徵斯文吾何以徵作編著考合以名之曰安東金氏家史

送洪成伯以書狀赴燕序

使之爲職非直以通詞命展惠好而已也入境覘俗入國覘政幾之睹乎豫者捷而策之應乎卒者裕物之形乎外者晰而備之修于中者密外是而言職皆末也甞觀前史所記交鄰專對之良莫盛於春秋之世其人未必皆有至誠之道知幾之哲而往往於一動容一出辭之間逆判官大夫吉凶不翅若執契而求合及其中也雖蓍龜不能易何其神也國家與北

虜行成歷歲且二百化年常聘外行人之探皮幣以
謝賀請告歸者踵相接於遼薊之野卒未聞有一人
以善覘稱如春秋之去者豈誠才智不及歟抑亦有
所蔽而不得其眞歟余從掌故家略觀丙子以後燕
使日記於古今時變之際未嘗不喟然興歎夫以皇
皇禮義之邦服大朝聲明文物之化士有不談春秋
之義者童子且嗤之乃其天理然也一朝馹而捽之
拜且跪於穹廬犬豕之庭其心有不拂然怒而怛然
悲者乎故其言多憤罵譏嫉賤鄙而輕侮之使之言
而不衰也則虜之滅亡無種久矣今虜故亡恙而吾

之拜跪方且日儻儻滋益則所惡而辟亦君子之所不免也及夫先王之遺澤寖微而烝民秉彛之性亦隨而漸泯耳目狃於故常志氣蠱於燕安餼牢豢養之豐金帛錫賚之腆又足以充其願欲發其愛戴則徒見其巍然大也赫然盛也漢唐之不足道而三代之猶有餘感也余足未涉鴨綠以西於燕中虛實固無由得其詳而傳言之未必盡信則亦料之熟矣莊生有言曰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怒而溢者既驗於前矣庸詎知今之言之非喜而溢者乎蓋古之君子過在於攘夷今之君子過在於用

夷其為過雖殊均之非覘之善者也　上之三年春
有燕客秋七月我使報聘洪學士成伯掌書狀以行
成伯好讀書博通古今識淵而穎辭達而文方之於
古庶幾乎討論潤色之匹也有不覘覘之必覈其情
有不言言之必折其中向所謂蔽與溢之病惟成伯
可以免焉成伯勉之哉女真種人舊與我北鄙交壤
建州之初盛也悉抽沿江種人徙之遼瀋而北鄙無
桴鼓之警近聞白頭東北稍稍有新置廬帳樵牧之
迹我境邊吏或不能識嗟乎天時之否泰人事之往
復吾雖欲漠然忘情得乎成伯新使咸關今又適燕

惟成伯可以此言聞也遂書此以驢其行

朱子大全劄疑問目標補序

六經尚矣自語孟庸學以下文而載道者惟朱先生大全可以當之學者所宜盡心也顧其書積卷踰百宏衍浩漾卽無論義理精微當年難究取材用事包羅四部廋字僻句率有來歷答語之隨問者非勘合彼此不省也時事之臬繫者非稽考首尾不晰也夫所貴乎先生之書者道也非文也然不通乎文而能通其道者亦未之有也是故先生之於論孟庸學蓋嘗專一生之力用寸陰之功漫箋瑣訓動易數藁夫

然後孔曾思孟之道如日星之中天人得以見之此先生之大有造於斯文也先生之道孔曾思孟之道也讀先生之書者不以先生之所施於孔曾思孟之文者施之其文尚可曰尊其道乎此陶山記疑之所以作也然記疑之作止據節要又縣購未廣書籍有限不能免踈畧於是乎有尤翁之劄疑焉劄疑則大備矣書未成而有楚山之事受尤翁之付而卒其業者我家文簡公劄疑問目是已先生之書東來且三百年前後歷三賢而後文學而道著始得與淳熙之四書比何其韙哉蓋自鴻荒開物以至三代禮樂非

一世而成也自奇耦畫卦以至二篇彖象非一人而
了也因乎前者有本於乎後者無窮論剏沿則難易
分語始從則疎密形亦自然之勢也然問目云者本
以佐成劄疑故公嘗曰劄疑行問目不須出蓋推美
而自晦也雖然此自其未行而言耳今劄疑既行而
問目太半見遺竄改移動又或不如舊說之妥則讀
者病之久矣於此而不出問目以佐之是先生之道
終於不著而老翁及公相付受拳拳之至意無以暴
於世也拘而不變為後人者與有責焉遴淳竊不自
揆與從兄副學謹就公手藁標取其見遺於劄疑者

別為一書間附愚意補其一二又原藁首逸不傳尾缺不續輒敢掇拾聞見畧加塡足總為二十四卷名之曰劄疑問目標補繕寫令可行擬與同好者共之雖於斯文斯道不敢與議抑尤翁及相公付受拳拳之至意因是而暴於世則杞宋之得君子或有取焉

## 贈金童子序

始童子之不欲應擧者家庭之意而今之欲應之者鄕里鄕黨之言也其抑也以蠱其勸也以藝皆有說矣而勸者卒勝焉古者選擧必由鄕里父兄不得與取其衆而公也夫旣不得與其擧獨得與其不擧哉

童子於是乎行矣然抑本乎義勸迺乎利義苦而難將利甘而易入將童子之所宜省而為鄰里者與有愧焉雖然以童子之齒之富吾知其不汲汲於一舉也將有游焉將有觀焉將盡藝所及求諸已而不求諸人惡覩其所謂非義者耶夫盡藝所及求諸已而不求諸人此古所謂士而成周大司徒之所興也進而卜其小退而啚其大童子不綽綽裕哉童子告行鄰人某颸言如右且令質之家庭得無曰悉於自解從而為之辭乎

余少讀性理家言得有衆君子專指兼指之說而喜之曰言不啻若是活耶知此說然後可以通萬變制萬事而於今日華夷之辨又何其近而易喻也夫艷華而醜夷人情所同三尺童子皆知之矣中古以前華則純華夷則純夷其辨之亦易矣今之世則異是焉雜天下之髮左天下之衽紅兜黃屋臨莅萬國此天地之大變而帝王所興聖賢所出四三千年禮樂文物之舊賢不肖識其大小者終不能離此而他求則所謂華與夷者吾惡乎定亦惟曰去其兼指而取其專指者而已耳然竊怪夫百餘年来東士之入燕

無虞歲文章議論著之油素者不下數百家一言之得其要折何鮮也氣懾乎駝馬伉健之容神蕩乎魚龍眩詭之觀詆春秋為大言特皮幣為長策偏荒之見類不免是而詞人墨子薄游廠市間遇一氍毹秀才掇拾四明餘姚嵯餘叟句尾語尖峭可喜使以為海内文獻盡在乎然則待中州不已薄歟其或反是則無挾自大概以為鄙下灌後而不欲觀夫認氣為性昔固過矣離陰陽而說太極亦未為得也程子曰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今胥天下皆堂下也堂上之辨舍我奚適士其可不自重而謨之可容易

耶唐城洪元教從仲氏書狀之行錄其道塗所歷山川謠俗及留燕時筆談為三錐編屬余為序元教為人雅潔有定操無閒氣故所記彼中情形皆信而有據與之遊者多吳蜀名士論文證學風發濤湧闢廓扶衛靡然嚮肎至以篤信程朱歸美於 本朝風教之醇而臨岐叙别滂涔涔下余於是知本然之善固未始亾特有所拘而不能自見耳然非元教識之明而辨之精又安能聲應氣求出其肺腑於立談之頃也記昔十數年前銓部遴介僚友有勸余行者余以學未成辭焉今卧病江湖頹然無復四方之志而舊

學亦已荒矣書生駑緩故自可笑是以於元教之游
樂問而爲之言庶幾賈其餘勇少自奮勵且以明中
圓之末嘗一日無華竊附于昜傳陽月之義

## 餘力齋記

望其衣冠而粲如郎其容貌而渥如若是可以稱人
矣而其神冥如也其識顚如也有異於草木鳥獸者
乎龜之知也騶虞之仁也芝蘭松栢之芬芳正直也
而終不得比靈於人則以其形之不若焉耳君子之
爲道也德行其神明而文章其形貌也缺而不咸通
人恥焉其有見於斯乎然道之不明而中庸之鮮能

也久矣務外而遺內者天下旣滔滔矣而世之君子欲矯而反之則抑揚之過自子夏氏已不能免惟吾夫子有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盖如是然後序順而功全君子之道備矣錦城張幼章郎居等左側構齋爲讀書之所贊善德啓公名之曰餘力求余爲記幼章奮興南服以聖賢之學爲已任旣從師于懷川之上聞先生緒言以湖洛關北游京師訪士大夫之賢者而友之士大夫之賢者亦樂與之友可謂翹然出乎衆者矣而其心自以爲不足將益治詩書六藝之文以

廣其業凡夫子之所言幼童必默契而慥慥焉矣余
又何事乎言顧幼章愛余厚自平日為學大致以及
家庭細事娓娓乎其不遺也其言曰憲周家世為儒
中挫於喪絕而不紹憲周生有知家大人繼令游學
里中既稍稍識字則又詔之曰能紹先人之業者汝
也吾雖無以遺汝終不以家人生產累汝以分其力
也是故憲周家雖貧居有食出有衣行遠有資乃以
大侵之年茨堊樸斵以有此屋而又能輕千里問記
于子者皆大人賜非憲周之力所及也憲周觀古之
窮居事親者類皆躬耕稼樵漁以奉甘旨矻矻然勞

筋苦骨以終日宜無絲毫餘力而顧以其暇積學切文有聲于世若相望也今憲周不惟曠此而不事並與一身妻子之憂而委之吾親若又舍學而嬉卒無以塞望而補闕則是憲周終身無所用力與夫惰四支不顧養者無以異也是則憲周之所大懼也余於是作而嘆曰曩吾知幼章之賢今而後知幼章之所以賢有自也然幼章之賢人亦有知之者矣若幼章之所以賢非余言之恐晦而不宣也遂叙次其說而歸之以諗南士之爲父兄子弟者俾有所勸慕而興起且以堅幼章之用力焉

# 炳燭軒記

天下郡邑以萬數關洛用帝王顯鄒魯以聖賢著意其山川必奇壯其人物必秀偉其遺風餘澤必決大而醇厚非他邑比也然足限殊壤目寄瞯簡甫田遠人思之徒勞則能邦域之内求其似者惟山南之慶可庶幾焉盖自三姓迭興綿祀九百衣冠禮樂伯仲華夏大角干文昌侯傑然爲文武龍虎而入我朝有晦齋先生者作生爲儒宗沒爲國故王蹟賢躅慶宗兼有不惟東方郡邑莫之與比即中國之関洛鄒魯倆而不感殆若有餘慼然余自少時時按圖經

考史乘寤寐神馳久矣懷章而來慨然有子長南游之想而值歲之儉吏事糾紛於其所謂山川人物者不暇縱觀旁搜鬱鬱以爲恨也歲十一月之朔有事于夫子之廟直廟南數十步有甍翼然問之曰司馬所葢一邑朝士上舍生之所游息也欣然造焉入門而顧老章甫數人肅揖迎導鬚眉蒼白儀觀庬碩升堂而坐鰲山如笏蛟水如鏡回環暎帶備曠且奥談讌既洽舉酒而笑曰慶之觀止矣不惟慶之觀止天下之觀舉止矣衆曰何謂也余曰天下之觀惟關洛鄒魯爲大而慶寔似之慶之觀惟山川人物爲要而

司馬所實有之由閱洛鄒魯而視慶則畫家之肖影也由慶而視司馬所則書家之邊本也以此言之謂天下之觀舉止者亦不宜乎衆曰是堂也名曰炳燭軒所以處司馬之耆老而其義則取諸老而好學也公既一言見賓矣盍記之以垂永久余曰請以前說申之老子稱域中四大道居其首是以金火之發與有時而彝倫之教澤無窮吾夫子之以萬世爲王是也求道莫如學而老則倦焉亦衆人之所不免也苟使居是堂者發孳莫惕忘其年數老而彌壯壯而彌幼煌煌相續如明燭之不夜則所謂鄒與魯也豈但

曰似之云乎關洛之似又區區不足道也以是爲諸
生祝

易安齋記

魏晉之間名教頹而士不知義靖節陶公起而一振之其高風大節與殷之二子漢之武侯殊轍齊歸而文章又足以發之故至今學士大夫仰之如山斗詠誦其言上班風雅機雲顔謝莫之與競而水邊林下吟軒嘯榭柱顔而楣額者往往皆公集中語此秉彜好德之所同也然衣冠叔敖不可作相姓字孟公祇以驚座則名之襲而實之違君子亦無取焉惟唐顔

公眞卿有醉石庵詩宋蘇公子瞻有和陶諸篇皆得
與公並傳而蘊公又嘗以容安名其亭千餘年間數
學士大夫慕陶者必推二公為首餘人不與焉何也
以其平生志節配之無慚而臭味神氣之感非摹擬
影響可比也李侍郎穉尊卜築廣州之老谷有屋數
楹藝桑麻栽松菊名之曰易安齋穉尊始仕為貧浮
沉郡縣十餘年及其釋褐升朝已踰知命視陶公八
十日彭澤四十一歸田園已逕庭旣篤于茲亦有官
或起令儼然亞卿矣揆諸名實無亦乖牾而不相副
歟顧余與穉尊少也友知其賢又相視白首所與閱

歷觀玩于裘葛齋滌之遇者不為不深則蓋亦歎為
難及不敢與摹擬影響者漫然一槩論也然不以頌
而以規朋友之道也穉尊誠賢矣穉尊之慕陶誠至
矣特其友識之耳寘穉尊於千載之上而使令人考
德論世得與安蕪二公并稱為三則余亦有未敢信
者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是在穉尊自期待如何耳
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三子者道不同而斷之曰
仁而已矣至論仁則曰仁人之安宅也陶公蓋有見
乎此而以寄傲容膝託之形軀之粗者其旨微矣苟
不察其旨而徒以形軀云乎則敗舟奔車有時代步

朝衣塗炭叙肢體有餘地矣又何必南總東軒有琴有書然後謂之安乎穉尊之賢講此其熟矣余言不已煩歟

金忠毅公文起遺事跋

丙子之亂忠毅金公及焉巍然與六臣齊名事在國乘公之孫致履錄其遺事踵余門而請曰願有述也按公早擢巍科歷事三朝服官內外致位上卿意其言行功業必多輝爀可觀而傳記斷爛其詳有不可攷惜哉然死生榮辱君子之大節也國家化理之盛莫尚於　英顯二陵而公以此時榮世道人常之瀆

莫惨於乙丙而公以此時死大節卓矣又何以他求為哉獨按錄中所載公之被逮實由於忠正公之供及庭訊諸公皆服公獨不服尋並論死云余觀諸公之就死也父子不相隱兄弟不相諱凡謀畫機関雖告者之所不及輒肆口直諫無毫髮囁嚅意素定然也公之心迹始終與諸公無不同而於此一事若少異焉何哉盖當是時　上王無恙也民志未定也天下事容有未可知者而六臣皆死誰與為力公之所以隱忍而不服者其以是歟恨未起公於九原而質之也

# 恩暇日錄跋

我 先王十有九年乙卯十一月二日臣以攝記注入侍于 景慕宮齋殿 上命臣前賜語良久顧丞旨曰是子才華無異老成人然才宜老華宜斂可給暇數年熟讀經傳朱書知咀嚼之味然後出而從宦也又教臣曰讀經可依朱子所示次第仍歷舉七書首句以授之又曰頗好朱書否朱書最宜多讀平生受用捨此不得又曰讀書須有程課可將小冊子錄逐日所讀予當取覽矣臣承命感惶而退自是月九日始讀至庚申六月十三日而止七書及朱子大全

語類各一周詩書再庸學三春秋左氏傳禮記資治
通鑑綱目馬班等史傳性理大全瓊山衍義濂洛四
子唐宋八大家又其所旁及卷目遍數具錄中可按
也嗚呼先王不以臣悾悾章教之不厭諄復者固
蘄其積學成材庶幾它日王國之需而臣不佞不
能奉承德意前後二十年兀然只是舊樣所異者時
齒髮耳況今名書三府身伍編氓雉尾螭頭漠若前
生即毋論孤恩負渥死無以贖其有靦於斯錄也多
矣然滄桑百變陳迹猶存前席溫音藹然盈耳摩挲
涕淚不能終泯遂敢畧記源委以詔後人俾知我

王

先君憐才愛士不遺絲粟雖至不肖如臣其提撕誘
掖眷顧而期望之益嘗如此云爾甲戌九月望日臣
邁淳謹書

## 江華府進香文

於戲 大行之德之純三十四年恭儉寬仁歷邁往
辟疇可擬倫惟舜禹湯乃克蹈循猗歟 正考德為
聖人繩繩饗保曰篤天諄冲齡物誨匪言伊身顯仰
今望風覃率濱小臣簪筆逮覲庚申雷風呼吸蕩無
涯津端門聳觀如日方晨掩淚登祚環咽冠紳祇承
太母禮遇舊臣三遣晉接曰汝友賓儲經蓄史有斕

天圉不自睿智虛己而詢四載通密聆覿罙親物不
貴遠衣罕御新池臺謝娛金玉屏珍簡樸之覩　英
祖是遵臨扆日久閱歷臣隣孰弦孰常疇玉疇珉鑑
别靡遺涵覆惟均姸或載笑媸不遽嗔端居穆清一
念肫肫藹然本心潄蠛覺捽在物猶然況我臣民湛
恩汪澤髓浹肌淪天高日明民蠢而神一誠相感无
妄之真妖殭宋徙冦壘崇因野有岐穗澤多物鱗窮
山薄海謹笑寂呻痡幾召和郊鳳藪麟民之無祿痛
矣庚寅計乖監撫歌輟輝輪　天顔非昔儼臨五旬
朝野憂遑熏烈心兪尚頼　聖哲勉抑悲辛躬親萬

機再鼛否屯勤開法講誠薦明禋南山北斗攢手闔

宸

天和乍慫嘗樂淹辰方祈翼瘳遽驚日臻千門

靈沸五輅星陳虛瞻　丹極叫斷蒼旻　文孫歧嶷

正位須綸啓祐之永卜世千春亦粤　慈聖媲德塗

莘簾儀抗冕廞賁捐銀　宗祊恭盤眠隸祇茵洋洋

育臨㢅不我嚬爰定縟禮誕告八垠千秋觀德武赫

文彬　仙陵載卜遠日斯掄舍岆深巖適彼嶙峋金

相玉音終古閟湮鵬摧蒲幌淚暗龍輴伏念臣風波

再生帷幄前塵誠遠舉祝慟功梧巡獧膺旄節祇奉

縶頡灑血陳辭冀監忱恂

妍式載笑妯不遷嗔八字摸天畫日◯洋洋有臨㢈
不我嚬非此八字則　文孫岐嶷以下諸句収殺不
得

答張生混書

不佞天下之無用人也於世事百無所喻一顧以其未成之學輕出而試于時名敗身毿大困而歸當時之士所揮手而避也乃足下獨拔於衆去之中先後之以詩若文又申之而牘數百言而勤〻以世好爲重嗟呼何足下之異於今之人也雖然亦宜其畸於今之世也念昔吾曾王考按閩西節時新禁觀察使挈眷吾伯父年十歲獨在營中而麻疹方大熾曾王考將出行部獨以吾伯父託諸足下之世父已而伯

文果經疹無恙當是時一飲食藥餌皆足下世交勞
也令人固罕講世好然世好亦固有深淺如足下之
家者不佞何可忘也足下之從兄樸厚而有文藝澗
然非令世人也游吾門四十年竟不獲一命之稍沒
又無三尺之胤不佞心竊嘗悼之今其同室之屬翔
徉于轂下者唯足下在使足下陸陸與庸人肩不佞
猶且將愛惜之而況加之以足下之文辭乎足下之
文最長於詩詩尤長于古體四言隱約魏晉五言洒
削王韋每讀篋段一集翛然若置身蒼松白石間淙
琤環合耳目交清不佞固不知詩然亦知足下之詩

非今世詩也使殊方絶域不同世之人有能爲此詩者猶且將揄揚稱引之不暇而況於足下之家之世好乎嗟乎漢武萬乘也恨不得與爲子虚賦者同時今不佞既與足下并世又與足下爲世好之家又獲與足下親接其言語文辭而相號爲知音者二十餘年其爲幸又可既耶雖然不佞則誠幸矣而反不得不爲足下恨其不幸也昔嘗有驂蹇蹄脹短轅而行于褒斜之塗者馬僨車敗而足且腫不能進尺寸而屏于樹蔭有後者徒行而疲望見其有車馬也方疾聲大號而恨其不俱載也使足下聞之亦將以斯人

爲知時也乎嗟乎冝哉固足下之畸于世也名公卿大夫在上比肩游士之有力者在下疊跡足下不佞之遇而乃獨與不佞求嗟乎冝哉固足下之畸于世也不佞癈書久不復能綴詩文積困口語不欲復對人搖緣唯兩耳無恙尚能聽足下談詩下上有借書十數卷亦足恣足下半日觀然郭門外凍石如鋸齒江上夕風四壁恒懍然非足下衰病者所冝念之爲一悵然而已

擬古詩序

擬古詩若干篇上自虞廷下訖于唐宋總而彙之凡

一卷或曰噫不已過歟虞廷之與唐宋甚相遠也唐宋之與今日又甚相遠也子乃以今世之人而爲唐宋之文又自唐宋之文而推以及乎虞廷是結繩於七雄之世干羽於五季之後也噫不已過歟洪子曰不然詩者出乎天者也絪縕蕩軋風雨時行發其精華流爲品物天之機也有觸其中惻然以類不思不度謳謠其眞天機之動乎人也故由混元以迄于今六萬八千九百餘歲而春秋冬夏四時之序未嘗忒也由開物以迄于今四萬七千三百餘歲而仁義禮智之端喜怒哀樂之發亦未嘗殊也奚但是而已哉

雖前乎此億千萬歲後乎此億千萬歲亦惟如是而已矣夫其變者人也其未嘗變者天也詩者出乎天者也故曰詩未嘗有古今之變也然則今日之村謳巷謠皆可以續國風之後而況於其他乎惟其組織以爲華斲削以爲工以人而滅其天者則不與焉爾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未有不裁及其身者也此爲禮樂刑政言也夫禮樂刑政專之有禁反之有灾既不可得而古矣其專之無禁反之無灾者惟文詞爲然今又沮而抑之俾不得古焉則將使人於何而見古昔之彷彿哉嗟乎悲夫何今人之不幸也雖

然詩也者各言其志者也固無事乎擬焉獨嘗論之
冲天之翮非一毛之力也凌雲之厦非一木之任也
天地生物而毒草得以攻疾聖人御世而瞽矇得以
司音竊獨恨當世之人執一而遺乎主此而奴役嚚
嚚焉長短得失之爭也是作也雖高下異體雅俗殊
塗而曲暢兼收混然歸一其將以兼通天下之志而
各盡天下之能也豈徒然哉為擬古詩者多矣或用
其題或代其人是託也而非擬也或專用其意或略
剽其語是竊也而非擬也託近乎僞竊近乎鄙君子
不為也余之擬也擬其體而已知古今之未始異而

大朴反知異同之未始不通而大公恢知君子之不屑偽鄙而本心之德全於是乎一詩而三善具焉

## 抄啓故寔序

講製文臣之設十有九年矣我 先王乃穆然深思曰與其勤苦之以浮文也曷若要其歸於實用遂命就大學及朱子書撰進故寔若干條凡五月而畢蓋引古訂今因以陳戒者弘文館之故事也設為疑難質其是非者侍講院之仰質也兼是二者之謂故寔故寔者引故事而致之實用之謂也於是乎凡與是列者咸罄竭其心思以發其所欲言及書進皆 親

省賜答嘉納者過半臣頗同旣與榮於是役而覽賜
答之日又特蒙召接　親與之反復剖析焉夫止犛
補善帝王之盛節也前席談經儒者之至榮也此古
人所以臨史冊而長歎者而豈意臣身之親見之也
抑臣之爲是也不敢爲奇技淫巧之文不敢爲阿諛
侈大之辭不敢爲浮華無實之語不敢爲潦草應卒
之計如是而已矣若其胸中之所欲言者則固未及
百而一也今而思之豈不爲千古之遺恨哉嗚呼士
窮居讀書動必曰古之人古之人有叩其用者則曰
我無位旣位矣曰我不見知於上旣知矣曰上不求

言及其求之也能言者又幾何人哉雖然不能言者臣之罪也若吾 先王樂善好問之聖德與夫一時士大夫遭逢之盛不可以不志也旣存其稿遂敬爲之叙

## 贈別舍弟憲仲序

吾東方之地由東至西者千里由南至北者三千餘里余生三十年足不能及百里外天下之童觀者莫我若也今年春始乘使者傳東南際大海北出于咸關北今又將西渡鴨水涉遼薊二千餘里以達于順天於是乎今世之大觀者又莫我若也以三十年之

所不能而盡之於一歲何其易也嗟乎聖道至遠也
理義無窮也白首紛如而不能望其畔岸者比比皆
是也有能一日用其力者吾未見其不能至也吾弟
勉之哉吾弟讀古人書數百卷頗能言天人性命之
奧其視吾前日之足不及百里外者不啻遠過之也
吾弟勉乎哉吾歸而見吾弟其將拭目而竢之

## 星漏合編序

截竹以爲管範銅以爲鍾引喉而歌則戛然而有聲
此足以爲樂矣然尺寸不適疾徐不應淮者爲亂弇
者爲憂君子之所不聽也飢則實口寒則掩體尊者

坐於上而卑者役于下此足以為人道矣聖人則為
之文籩豆有品䙲佩有章登降有數拜揖有節器不
中度則市者不鬻衣之不衷而君子知其冥昧者不
察乃或曰去而節文泯而度數滅絕禮樂以反吾天
眞嗚呼彼惡知所謂天眞哉今夫晦而為夜旭而為
朝炎炎而為夏慄慄而為冬此所謂天道之眞也然
日月之躔度晝夜之分秒刻漏之長短綴晷晨昏中
星之推移信若期會密若析縷自子會以來未始有
一日忒是以上窮混元下步無終揲籌而求之若執
贏估而適市然則節文度數之學亦豈非出於天者

哉後之學者騖虛而忽實高者流蕩而不返卑者闇塞而不見雖百工技藝之事亦然悲夫此俗之所以日薄也余於今之治藝者得兩人焉有金生泳昔治九九之法尤精於歷象作漏籌通義中星紀兩書其纖悉微密古人不能過也尚君若能亦喜談象數者也然於世所稱一切灾祥氛祲之說皆屏棄不問而獨取此兩編手寫而藏之夫中星者堯典之所首列也漏籌者周官挈壺氏之所掌也余既重金生之精於度數而又喜尚君之用心合於古人故爲之序其首且告之曰子知三尺之箭五斗之餅升降遲速終

日夜而不失毫分者乎唯其平也子知三垣五宫十二次二十八宿之推盪轉移彌億萬載而不愆行度之秒忽者乎唯其有恒也子知穹然者之日運于上無始無終而無有所止息者乎唯其健也唯公而後可以平唯信而後可以有恒唯勤而後可以合乎健子其勉之矣主之以信行之以勤應之以無私雖天下國家可均也而況於區區之藝乎哉

送太初字安峽序

余與太初同宗也而又同閈居爲童子時又同游處方太初十許歲意氣橫溢讀書甫掩卷輒奔軼如飛

竈上攀危梢下跌深淵又或手脩等巨石左右跳舞作長槍強弩勢觀者如墻顔色不少怍人或誹且笑輒曰大丈夫顧其志如何耳余時常從容規諷然亦獨許其志可有為也太初雖好嬉顧喜書不必發言必稱古傑士稍長折節就規繩文辭談論益犖犖動人令從仕九年矣得安峽縣宰之嗟乎我東國用人甚狹雖游夏之學管葛之才一格於資地上不能自致公卿次亦不得出一言預朝廷議令太初所得僅一小縣耳而其進已無可復加矣太初雖有志其又將安所施歟雖然余觀後世為公卿者其橫金帖玉

呵辟人道路固非不尊且顯也平居擧足蹜蹜如緣
阪非熟揣摩俯仰不敢遽動其唇吻况求其發一慮
建一議以利澤一夫哉而其出宰縣邑者雖至小且
里學校軍旅財賦獄訟之事無所不得總攬一擧數
百千家擧候其指顧爲慼舒朝度乎中夕可以及乎
民然則大丈夫讀書慕古欲少施其志者宜何所取
捨也嗟乎士固患無志旣有志矣又恒患奪於物奪
人之志者唯衣食爲最甚太初家苦貧恒不厭糟藿
一朝而享百里之奉妻子僮僕皆有餘能必縱其手
又可以爲他日計此亦其奪志之時也余識太初四

十年矣而驗其志之所存則蓋將自今日始於其行遂書以勗太初名義人與余同祖文敬公嵗辛巳正月上旬

送鄭景守世翼宰鎮安序

余愚不曉事務唯頗以嗜書聞平居蓋未嘗一日去簡冊及為官莅民不以一卷自隨雖無事輒盡屏置中書以為常或怪問其故余曰吾之職以民為事者也讀書而心不專乎書是不如不讀也心專乎書是有時而不在乎民也吾之心一刻不在乎民則民將有終歲受其害者矣或曰然則古之為政者固無所

用書乎曰惡惡然古之為書者固將以教人治天下也故曰幼而學之壯而行之若待其從政而後始取書讀之是鑿井而救火也曰然則子之為政也亦有得於書者乎曰余則安能且余竊有所感於今者余自孩稺時見古人之書言善治民者必曰寬征緩刑罰及出而見於今之從政者則率以能痛民之肌膚而急於催科者為材矣古書言善聽訟者必曰使民盡其情及見於今則率以屏絕訴牒使小民欲言而不敢者為能矣忠信以交物簡儉以省費摘蠹鋤梗以戢猾皆古書所謂良吏之事也及見於今則以

籠罩億萬爲通變豈廚傳餼奉養爲識體容隱因循惠姦而病良爲能鎮靜不然則曰迂濶曰苟陋曰喜生事凡如是者不可以一二籌余固欲唯令之徇而卒不能自釋於平日之所讀余方且皇惑眺眩而不知其所從余又安能有所得哉嗟乎余之從事於茲民也亦嘗歷數歲矣而反省其所爲殆無一與古書合者是則余平日不善讀書之過而非居官靡書之罪也內弟鄭景守好古嗜書皆甚於余茲方得甁安宰以往余爲舉靡書之說及余之所感於令者以告之曰非子之嗜書吾不以前說進非子之好古吾又

不敢以後諉諉也景守曰世翼聞命矣柳言無進於此者守余曰夫書者聖賢之訓而吾儒之本業也猶且以爲不專於民而屛之況於他暇豫不急之務守又況於聲色觀游之娛蕩志而傷財者守又況敢斯須自惰而不用其心力於民乎古人有言曰此身苟一日之安百姓罹無涯之苦嗚呼存此心也雖以之爲天下可也乎其行矣吾固無以進於此矣

、玄巖遺稿序

文必先秦西京下乃爲韓歐詩必曹劉陶謝下乃爲盛唐此好古者之恒言也而徇時好者笑之曰三代

之不能不秦漢秦漢之不能不唐宋皆勢也何必唐宋之不可為元明而又不可為今人之新體哉於是乎鬪巧競異仄媚尖纖百恠睒睗目眩耳奪文之卑極矣而害且移于心術嗟乎彼徇時好者固過矣而所謂好古者率亦未嘗見其能古也是其故何哉夫文者言之精也言者衷之聲也自夫大樸之離而天下之習於便儇偷薄也久矣由其心思性情之微以及乎一吐吻舉足罔有非徇時好者而徒欲以筆墨句字之表襲古人而像之不亦遠且末乎吾表兄玄巖金公生今世五十餘年口無飾語身無佻行胸中

無機械望其步趨聽其咳唾使人肅然無𡢃易想而
與之交天眞眞爛然風誼篤厚久益可親愛至所謂時
俗好尚則漠然不識為何事以故時俗之人知好公
者甚少至模象其言動以為戲笑然及論世有古人
風者未嘗不獨數公公蚤攻古文而尤喜為歌詩往
往有盛唐風韻讀其辭常泊然不見其用力而人亦
莫能為之譬如闊袖方舃綏步於大道之中而策蹄
嚙躐荊棘者顚蹶喘吁瞠乎而恒後嗟乎是豈可以
强而求哉公於近代雜書未嘗少過目一日造余居
獨坐顧侍者取架上書侍者以南宋已後書進公徐

稽首曰吾不佞觀此其取孟子若史記來譏公者以爲公狹而不博知公者亦謂公專精於古文而已不知公性情嗜好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率如此非獨於文也嗚呼公則已遠矣吾安得不徇時好之士而與之讀公文也哉

正廟御書帖跋

嗚呼此我 先王七歲時書也爲大字者八曰孝弟忠信仁義禮知字稍小者七曰元孫戊寅正月日其後六十年戊寅臣顥周始得諸家藏中屬其弟承明尉臣顯周帖裝之甲子適一周矣於戲我 先王睿

哲參神明制作侔儀家柢同範孔體經用史厥數極
二紀方二千里煥焉昭朗迪三古已降允文章莫茲
隆焉蓋肇自衣若干尺時厥游戲唯翰墨事厥賑膺
惟聖賢法言絫積涵潤式克底于時彬彬於休鑠哉
徵茲帖評不信歟臣奭周執管侍陛六載誠不足測
純懿萬一惟伏覩閒遊幾政暇靡一息不勤勤經籍
若聲色珍玩娛曾莫有秋忽過聰明者於戲茲可謂
萬世範矣臣奭周曾祖靖惠公以戊寅後一年拜
世孫師職講授豈茲書得于其時歟自我 先王冊
元孫後四十餘禩惟臣家四世沐鴻造常獲邇日月

先臣奭周又以至不肖屢任使鉛翰役時諄諄誨誘視家人然嗚呼其何以答一二于此生哉又後二年庚辰夏 先朝時藝文館檢閱今嘉善大夫行司諫院大司諫前任弘文館提學 奎章閣直提學臣洪奭周稽首識于帖下方

## 敬齋記

吾弟世叔年十四重繹小學至敬身之篇惕然若有悟者一朝盡損其舊習擇言而發循武而步端坐讀書終日不勸遂自名其所居之堂曰敬齋請于余為記余嘗奇世叔天姿超邁如騏驥騕褭顧影蹀躞有

一日千里之足而又憂其橫軼奔放不可以羈靮馭令乃能以成童之年睨棄幼志卓然有意於主敬之學何其異也或謂世叔有揮斥八極之氣凌跨一世之才當使之馳騁縱放以極其所至不宜遽抑心俛首規規於繩墨之中嗚呼是真不知敬也夫天下國家至重任也而知者能均之三軍之帥至威也而勇者能奪之九鼎至重也而強有力者能舉之以趍方寸之心至微也七尺之軀至輕也耳目鼻口之欲萌於毫忽而操舍存亡之幾決於俄頃當是之時良平無所施其智賁獲無所施其勇唯繩趍巨坐不敢失

天才者乃能以道制慾而不為慾所勝是以世有喑啞叱吒衡行萬夫之中而不能勝其一念之私以至於湛溺其身者有言若不出口身若不勝衣而端委揖讓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嗚呼吾未見不䂓䂓於繩墨之中而能揮斥八極凌跨一世者也程子曰敬勝百邪子思曰篤恭而天下平古之人豈欺我哉世叔勉之哉敬之為道至大而持敬之方在讀書居敬之工自容貌言辭行止之間始它日吾訪敬齋而世叔迎吾於門吾將觀其隨我而步也吾將聽其迎我而言也吾將歷問其讀誦之勤怠也吾然後知世叔之

能充其言以否也充之則爲志士爲君子可以爲聖人不能充之則空言而已矣兒戲而已矣世叔勉之哉

## 湖西孝節記

世常言今俗薄不如古人然以余論之特所以道之者不如古耳若秉彝之根于天者何嘗有古今哉往余待罪湖西湖西戶不滿三十萬其以孝子烈女聞者過百數雖其中容不能無溢情然其章章較著不可誣者亦已多矣黄載謙者文敏公愼六世孫也其孝友化於鄉黨余嘗爲誌其墓金鴻恩者燕岐人也

夜遇虎以身蔽母遂以傷虎死君喜用者清州吏人也父病疽吮之窮日夜疲不能支則其妻輒代之吮父疽竟良已閔氏婦李氏清州人也少寡無子銜慟如始喪者十數年及爲夫置後且娶婦見于廟乃曰吾責塞矣從容爲書以訣其至親而死金氏婦梁氏永同人也無夫與子獨與其寡姒居夜爲強暴者縛以去以死自潔旣而得間走與其姒訣哭于其夫之墓而死其姒大慟曰吾今復誰依哉亦自殺又有青陽民家婦殉其夫甚烈而其姓氏則余忘之矣是皆余耳目所詳逮有明據者其余所不及詳者又不知

幾何也嗚呼是果可謂不如古人乎至洪氏奇金良
娛事又最奇洪童子此奇吾先祖文敬公六世孫也
家忠州其未生也父坐殺人繫獄童子生始在襁褓
中遇父在獄受刑日輒啼號不自勝甫十餘歲走京
師訟冤不辟風雨炎寒自行路人以及公卿理官睹
聽其色辭者無不慽然動以達于我　英廟竟以是
脫其父于獄而童子則得疾已殆矣方涔涔垂盡呻
囈如夢中聲者細聽之皆念父語人有告曰父出矣
童子張目曰信乎曰信矣曰吾死不恨矣遂瞑時年
始十四當是時由都下至于忠州無不聞洪童子孝

者金良梁者永同良家子也其父娶妻而薄之其嬖妾生良梁良梁甫識應對已勸其母加禮於適母稍長又數數諫其父父厭之遭譴者數矣良梁既左右勸導百方其父終不悟則良梁乃大戚曰以吾母故使吾父有棄適之名吾安用生爲於是決意謝父母將落髮從浮圖遊父母始感悟且懼禮其妻使主家事而夫婦復如初時良梁尚未冠也其後良梁病且死顧其婦無它語惟屬令善事三尊人而已聞者悲之

舊史氏曰余在湖西嘗訪金良梁事于一士人對曰

誠有之然鄉人士爲文以告于有司鄙生不肯與也
余愕然問何故對曰非士族也余默然良久曰顧其
行何如耳何論貴賤也又問曰顧其行果何如云乎
士人亦默然良久曰其行則誠有之云矣余既上其
事于春官至今五年矣而未聞有旌典及焉豈亦以
其非士族歟嗚呼巖穴閭巷之士懷器蘊美而欲聲
施當世亦難矣余又將上梁烈婦事業已有成藁矣
適有爲異議者遂不果或謂余曰烈婦家無緦功之
屬而強暴者雖死其黨與猶布滿鄉里宜子之不勝
於蜚語也余徐思之果然至今猶悔之歐陽子有言

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信哉

## 先妣墓表

嗚呼我先考右副承旨 贈領議政府君大葬于長湍之翌年癸酉不肖孤頤同旣樹石基右越十一年癸未八月二十有一日丁巳我先妣貞敬夫人徐氏又大棄諸孤以是歲十月己酉啓窆而祔于左負坎揖離如前兆於是不肖孤又泣血鐫辭于墓左之石嗚呼自吾先考喪後吾先妣恒深居一室不懽笑不御盛饌不輕出戶外常若有疾病者凡十二年如一日以及于大故而不肖孤則頑然猶視息也嗚呼慟

哉先妣年二十二歲生顚周方是時擧家無他幼穉
鍾愛固出常然自四五歲有一事微踰軌度立正色
呵責至大啼泣摧伏誓不敢復爲然後已吾王母沈
夫人愛先妣特深終日常在座側執箴綫視滫瀡任
使如左右手每退已夜分乃置顚周膝下親課所讀
書又令誦舊所受或盡卷乃已在枕上猶口授經傳
詩文及詔古人格言懿行以爲常及顚周擢第歸先
妣頗色喜旣而愀然有間曰使汝獲小科吾當樂而
無憂矣當乙卯庚申間嘗謂顚周曰聞某人方居權
要爾其謹避之未幾其人果敗先妣自少日常喜誦

業餞衡門詩及陶淵明歸田園作先考早廢擧先妣
盖密贊其決及頤周驟躋顯列而季子顯周又尚主
恒慼然若隱憂仲子吉周治文辭甚工方朝夕擬科
第先妣謂曰吾門已盛矣而爾又欲求榮耶吉周遂
不復赴擧嗚呼人孰無慈母之恩哉或乳抱而不能
教誨或教誨矣而止於孩提而已若不肖兄弟者乳
抱於吾先妣提誨於吾先妣讀詩書講文藝亦唯吾
先妣其出而立身從政亦唯吾先妣是恃頤同生五
十年猶若在襁抱時也而今焉則永已矣嗚呼其猶
言猶食而猶與於生人之事者此何人哉嗚呼先妣

年十四歸我家事舅姑三十餘年無毫髮不適意旣
耋語及先舅姑父母必泣下其接人藹然慈仁惟恐
或傷之至事有不可徐以一言裁之又無不肅然憚
者頭周始自禁中歸所賜服皆綾羅先妣手自脫去
復令衣舊衣入覲　縱嬉恠之使人問其故對曰幼
子當教以儉且非所以養福也其治家寬而有法凡
不喜巫覡頭周嘗病瘡危者屢月或請禱之終不應
頭周方瘧家人或往問女巫歸言當大不利先妣正
容曰巫言信耶若信則亦無用復問矣遂禁勿復往
自髫齔時聞諸兄弟所讀誦輒終老不忘嘗閱籌數

書以己意例爲求句股和較開方之術後得中國人新法不爽秒忽然非與諸子語平生未嘗及文字絶不肯操筆臨紙曰非婦人事也吾先考每事多咨焉然在官府屢年獨不一及官事曰非婦人所當與也燕私從容未嘗一失色辭所疊疊皆忠孝慈儉正直之道及觀其所蹈履又無一不與言合者嗚呼不肖孫何以志萬一徐氏貫達城始譜于高麗中郎將閒大顯于我　朝判中樞府事忠肅公渻先妣之祖諱命勳臨陂縣令　贈吏曹參判考諱迥修以直道屢躓于時仕止江原道觀察使　贈吏曹參判妣延宋

金氏農巖先生禮曹判書文簡公諱昌協曾孫 世孫贊善文敬公諱元行女也先妣之生以 英宗癸酉九月辛巳小晦壽七十有一歲吉周官參奉頤同男名祐論女爲韓貊敎妻吉周男名祐健復擧一女頤同男名祐喆沈氏女有一女幼若吾家先系暨定子女已識于墓石之石者擧不敢復云

## 李晦汝墓誌銘

歲丁丑冬宜寧李侯寢疾在縣衙其長子頤遠晦汝甫時年十八晨夕于卧側衣帶不解紐者三月藥必以曉進鷄始嗁未嘗不在爐傍也日數其糜粥未

嘗不在厨下也及奉以進未嘗不親執匙筯也既進必識其多少又未嘗不入以告母氏也時天方栗烈奔走外内寢不即食不時中寒且戰慄者數矣或勸少自護則曰此豈人子言病時耶蓋終始如一刻不懈無五十日而病〻又且一旬許而侯始少間命之休不肯强而後卧則疾已深不可爲矣每曉猶問侯寢膳贏減輒令人告母氏及侯來視疾必强起正冠攝衣而後見比既革亦不變於是自在衙之客以洎胥史民人覩且聞者咸嘖嘖一辭曰至孝也既不淑又莫不咨嗟相告曰嗚呼天其忽夫孝子耶侯哭之

久而愈慟曰嗚呼吾由汝獲全汝乃由吾死耶晦汝
貫延安左議政月沙先生文忠公諱廷龜八世孫刑
曹判書孝貞公諱敏輔其曾祖也吏曹判書諱始源
其祖也李侯名鳳秀娶青松沈氏學生顯之之女其
生晦汝以 正宗庚申六月九日歿于丁丑十二月
十二日以翌年正月辛酉權窆于楊州先塋麓某月于
支始大葬某山某坐之原晦汝自七八歲時一出門
必禀父命而行方十歲母氏得寒熱病甚危晦汝獨
在側入侍疾出延醫洞洞如成人疾竟獲良已其篤
行夙就如此及平居接人由由然率其天真絶不見

毫髮矜飾意求一言一行近流俗便儇浮佻者又恥
有也嗚呼是豈茲世之人哉其妻曰豊山洪氏聘繼
六歲而殁其兄頭同爲之誌其幽且銘之曰
煌煌文錦襍此白璧投之黄壤一掩不開惟仁宜壽
唯孝本仁吁天已忒奈何辛斯人

祭季舅大司成徐公文

嗚呼哀哉天禍吾家游于未申内外尊屬僻公一人
皤皤我每以游爲醻孰慰其思亦惟公在公之立朝
不要不瞭隱若有賴士曰梁柱公之居家不問薪水
先祀有託子姪循軌嗚呼萬事已于一瞥譬廣未構

楨幹中折公私之慟尚余未遑仰視毋顔若寃余腸
嗟古之世德豈祉多公生已晩將奈公何根柢孝悌
被服詩書視祿如屮嶽峙春敷笙鏞珪組孰銜孰慕
翹翹衆超獨矩我步宿齊橫經吐辭皆衰薄言試之
甿謳于東脂我大車世路愈巇望道之室歸思如馳
嗟公平生百歲一懽吏部幼孤伯道嗣艱同有晩遇
伯恭中年俾世懲善如何昊天嗟嗟我舅不可復覯
貺氷于壺玉瑩如透視彼圂濁終不肯久胡寧棄我
獨甘塵垢嗟嗟我舅不可少忘昔我喪怙公來奠觴
操文一慟曰我焉歸今尚相從憖我無依公病在第

見我色悲問我母疾傷無後期心知長訣吞不忍宣中間日月忽又屢嬗我脈已吉我母愈衰自公之逝家益不支窶々孝子朝炊不夕曾我是怠負甦母喊公行可傳世無廬陵公文可讀孰爲昭明如天之矜假年與力唯是二者庶矣靡憾公昔有文必我於諗今我廢學有意無詞々窮而淚々亦易涸所不盡者期以冥漠嗚呼哀哉尚饗

全州府城隍壇祈雨祭文

維邑有城基于隍只民具是庇殿一方只闔以家陰闢爲陽只神化無迹利澤洋只今玆之暵亦孔痒只

雲或黔々雷磅硠只若將而然杲以暘只奇矣衍沃
奈槃疆只維神監下賓昭彰只藩宣失職紬解綱只
好百其脊莫能防只利門旁穿公斂攘只吏憑其威
謂無傷只民或懟究覆謂枉只欝兩不減旱痛亢只
民獨奚辜并罹殃只神如回眷俾民康只若其有咎
請身當只穹然閔覆上顥蒼只含弘發育地道章只
神維兩間厥職揭只曷因不欽承降百祥只剛鬣在俎
有飶薌只載降載升靈皇々只載風載電倏神光只
專我滂沱遂穰々只

## 悔窩銘

湖之南有家世孝悌大耋而不怠學者其自號曰悔窩翁其言曰吾少而攻舉子業出入搗屋四十年竟不得一第以為父母榮徒以是不獲專於養此吾沒身之悔也因為詩若序以識之余聞而嘆曰嗟乎天下之為人父母者孰不欲其子之勤於其業哉而乃其荒惰遨嬉以咈父母意者十率盈七八幸而知讀書取科第矣高者酣聲名下者饕勢利決性命冒耻辱以競於傾巇之塗小則貽父母憂甚則危其身以及其親者滔滔也而甚闇其知悔悔亦將無所及若悔窩翁者進能順其志退能達其意其賢於人遠矣

而猶以是爲沒身之悔嗟乎此其所以尤賢於人歟
翁姓文氏其子鐸亦勤於文余旣因其請而文之且
系以銘曰
人孰無過知悔者鮮唯玆悔心芽茁萬善方其油然
天理昭煥若病始蘇浹身皆汗若鍼于肌毛髮皆警
唯能充斯聖賢與並彼頑無憬譬醉而酗詡詡自喜
或代之懼懿玆志士砥刮不厭人不見瑕內獨慊慊
嶷余顓昧擧武輒顚豈不知悔悔已復然當悔之初
亦或淬濯旣再旣三悔亦浸薄恬日怛月晏晏其行
聞翁之風不曝而騂翁名于窩而我作誦非窩是銘

維以自訟

讀宋史

人情之於恩讐甚矣哉以魏相蕭望之之賢李德裕之才器蘇軾轍兄弟之文章氣節一爲之所蔽甘心爲忮克而不自知甚者不卹國禍身不止而況於它人乎呂文靖公夷簡以私怨斥范仲淹韓琦諸公於散地而范公相詆排尤力及西陲用兵盡起諸所黜斥人卒以安天下彼其心豈獨忘平生之怨哉蓋以爲不用諸公則天下不安天下不安則身將與社稷同受其禍其所以爲天下謀者乃所以自爲謀也河

上之人有同舟而相惡者風暴浪駭不肯檝櫂〻折檣傾卒與之偕糜於巖石而不悔嗚呼天下之謀人國若河上之愚夫者多矣如呂公者可不謂之賢哉夫以呂公之自爲謀而天下實均受其賜史稱呂公任權數矜勢利殊與長厚有德者異而子孫昌大班班多賢者嗚呼其有以也夫

田間對

茅季偉以盛夏適野芸畓旣暇危坐于阡陌之間有大樹焉日朝而陰西衆方爭趍其下俄而景移雜然皆東後至而亡獲傷墮者相續有顧季偉而咤者曰

曩子在吾東今子居吾西君子固無特操若是歟季偉啞然笑三問而不應問者始矍然有間曰吾過矣子之坐終日而未嘗變也吾以吾之不定而反惑于子之定吾固妄矣雖然夏絺而冬貉涼簑而暻蓋由聖賢未之有改也吾夫子且不云乎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誰與今子恒去衆而立于獨又以是膠而不動也知道而識時者固如是乎季偉曰然吾田父也安知道抑吾嘗聞稼于徐孺子矣春耕而夏耘之秋至而穫焉吾以是爲趨時也夫水旱風暘存乎天者也耕耨穮蓘存乎我者也吾盡其存乎我

者而聽其成于天吾力已致吾事已備吾內無慊于
心而外無營于物忮求不作利害不炎湛乎如水不
波翛乎其四達而不窒當是時也雖溯冷風吸蕭殺
闕林而累氷未足以喻吾爽也獨區區樹陰乎哉吾
誒時乎天而衆或爭時於人吾就蔭于內而衆皆就
蔭乎樹衆實違吾豈吾之樂去衆哉雖然挾纊于氷
雪之中者益之以狐貉而不辭苟以吾爲惡蔭而逃
之者亦非情也子盍試思之子之獲就於是蔭也果
從容優游綽綽然而自得之歟抑將與人爭而後得
之歟不然則孰使子膝抵蹙而不得舒者乎孰使子

臂交加而不得伸者乎孰使子不得專一武之席而局局然如檻中之猿者乎又孰使人與子交相嫌也盻盻然如視寇敵而冀其一去而寬我者乎以是而孰舊其不如獨立于烈日之中也亦遠矣子默矣吾且復芸吾田問者蓋俛而有赧色郭林宗聞之曰季偉賢乎哉雖然尚不及孺子孺子則無是言者也

名子識

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大有上九之辭也其下則承之曰謙亨夫易之爲道消長相因故泰過則否益窮則損惟大有之上處豐富之極而無盈盛之災者豈非

以有謙而承之哉是以爲卦者六十四而吉眞純乎謙爲文者三百八十四而辭莫盛於大有之上天地聖人之情亦可見矣吾家自文敬公已來有卿有公旣昌旣熾逮于今十世矣凡我後之人其可不兢兢焉思所以承之耶小子孚識之哉今錫爾嘉名曰祐謙爾其入而遜悌于家爾其出而退讓于人爾愼無席勢而自大爾愼無得小而自滿爾愼無處驕恃氣而加人爾愼無以不學而求名譽爾愼無以習於軒冕而侮窮賤爾愼無以生長於溫飽而忘困約凡人之傲爾陵爾謗責爾挫抑爾者是皆玉爾于成者也

爾慎無以慍且慰加之其奉承爾推奨爾使爾身傲然自高而使爾心快然自得者是皆賊于爾者也爾慎無入于其言小子辛其識之哉凡吾所試乎爾者皆諒之道也爾尚毋忘吾言天其將祐爾爾其將無往而不亨余以是字爾曰穉亨亨也者通也通也者非直以富貴利達之謂也小子辛其尚勉之哉

## 訂老題

訂者正也老者老氏書五千言也正也者蓋正其不正也世以老氏為異端固也然世之言老氏者未嘗有知老氏者也老氏書皆言寡慾以養神不爭以

應世省事去殺以治民其大要如是而已凡後世之所謂老者皆非老也老氏以慈爲寶且言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而世或以老爲刑名老氏言佳兵者不祥而世或以黃石陰符合諸老老氏言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而言修煉服食以求長生者托於老老氏言治以民復孝慈爲上其書言治國愛民者居半而違親遺君絶俗以爲高者歸於老〻氏言致虛守靜自勝者強是克己也言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愼終如始是小心也其言謙退卑弱者又不一而猖狂倨傲恣欲而無憚者籍口於老〻氏言以道治天下

者其鬼不神而修齋醮飾符籙以語怪神者亦自號爲老彼固皆不足道也爲吾儒者又或執彼以攻老其不爲老氏所笑者幾希矣余謂老氏之本旨明於世而後其合於聖人者可師而其不合者亦可辨於是乎爲是書以正之蓋正老氏者什一正世之不知老氏者什九云嗚呼余出遊于世二十有三年困而歸始杜門謝交而爲此不知者將以爲托而逃也夫

訂老二則 凡八十一則選二

上德不德章

道一而已矣得於人則曰德以其薰然發生者而謂

之仁以其井井然因物制宜者而謂之義以其秩秩然有品節文理者而謂之禮夫豈有舍道而可以爲德外德而可以爲仁義禮者哉老子嫉夫當世之言仁義禮者之逐其末而忘其真也遂并與仁義禮而詆之亦可謂不循其本矣夫老子之所最薄者禮也蓋見其以文采爲飾而以辭讓爲體也以誠相與而足矣而玉帛以爲贄以情相驩而可矣而管籥以爲聲食欲飽而已而籩豆獻酬之多儀也衣欲煖而已而絺綌襲裼之彌文也喪惟主哀而衰麻哭踊之繁其度也祭唯主敬而肆裸饋酳之枝其節也固將就

之而三揖然後進固將許之而再辭然後諾足非不能行也而待詔相口非不能言也而胥擯介是皆文之餙乎外者也彼盖以為餙近乎偽偽將趍于薄救于薄而仍之以相蒙大亂之道也雖然人之生也未嘗不有欲欲而不知節則無所不至矣彼徯種之性非異於人也禽獸之為物亦可謂無偽矣或上下相戕強弱相殺牝牡無別而父子不相知使中國而無禮者吾知其必有甚于徯種禽獸者矣老氏果以為黙然不言之教能盡防天下萬世滅倫悖常之禍哉為老莊之說者動必曰昌不為太古之無事彼盖徒

聞夫太古之時其民種〻其俗渾〻無機巧變詐之滋耳抑不知其殺戮相尋倫紀不立其禍之慘殆有不忍言者也不然則以上古聖王之明亦既親見無事之樂矣何苦為是拘〻葸〻者以强民之所難行哉

名與身孰親章

天下之人無愚知貴賤營〻以爭之甘以身殉而不知悔者有二天下之能為人禍而僭於矛劍深於酒色者亦有二清者為名濁者為貨高者殉名下者殉貨舉天下大率是二者而已知足以貨言知止以名

言然惟知足然後能知止唯寡欲然後易足彼決性命以饕權利者固不足論已有志於文章勳業而終身役〻而欲求出乎人上以至於弊精耗神者是亦不知足也或曰世或言求士於三代以下唯恐其不好名信乎曰彼蓋有激而云且為人君言則固然也人君而以好名棄士則忠讜廉潔皆陷於憸讒之口而所用者唯柔愞庸鄙之人耳曰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何謂也曰有是言也吾聖人之為是言也先之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繼之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其於名實輕重之分果

何如也夫實豈兩名隨者中行之教也蘊實而辭名
者高世之行也慕名而彊實者中人之事也惡名而
逃實者異端之弊也侮名而棄實者下流之賊也廢
實而弋名者亂俗之賊也與其侮名而棄實也毋寧
慕名而彊實此君子所以勉夫人也後世之爲名者
吾惑焉求其孝友忠信恭儉慈良廉公退讓凡可以
致名之實咸蔑如也游談以聚朋標高以號衆扶人
之短幸人之禍汲汲焉唯恐其不自售其小者鄉黨
爲水火其大者朝著成玄黃其禍至於伏屍累萬流
血千里而猶不止者是也延及於百世之後壞人心

術誤人風俗不知其所底極嗚呼作人君子其尚忍
復蹈之歟然則名固可廢耶曰奚爲其然也夫有孝
友忠信恭儉慈良廉公退讓之實而後有孝友忠信
恭儉慈良廉公退讓之名欲并是廢之者是亦均之
爲亂俗而已矣

酬金平仲 紹行

謝公青山屐步兵黃壚醉疲精要勝觀傾身營一醉
本以物怡神翻為物所累既為物所累寧知物外味
達人洞斯理淡然無好嗜當前聊自適過境不復記
萬有皆同趣詩道亦何異鳴吻求其工毀譽生欣戚
陶情反獘情在道豈云智纔〻陶彭澤醒辭寄游戲
黃花發天然桃李失第次方知大手筆不在詞與字
而我昧真機〻〻迷所至神明假其道一朝罷大寐
寧作深山木大樸不成器羞彼朝槿華竟與春風墜

江河自萬古文章亦有類漠漠懐故人適與山月值書之寄江湖不必君獨祕

有懷平仲

故人別我湖上去仍向湖中三月住湖中小水容鯀魚三時跋浪興雲霧玉京羣仙會北斗紫鸞素鶴紛如鶩待君胡爲隔秋水西風吹落梧桐樹

健陵啓輯廷臣進輓歌辭臣以職卑未能與且念盛德大業不易形容迹不敢搦筆然顧以一介無似得千載曠有之遭逢旣無以少効涓埃又不能形之文辭則此生此恨將萬世而無窮矣

揮號之餘傾竭衷悃屢得七言律十首藏之篋
笥中匪敢曰鋪張　鴻烈庶幾寓孤臣無狀不
敢忘　君之意云爾　選五

俯仰高穹與下隤吾　王陪闔正中開殿師舊域聲
明遍宣文遺編體用該肅〻乾文尊太紫溫〻春澤
潤枯荄嗚呼二典三謨後執筒微臣愧匪才
洪休寧待考貞珉下有蒼生上有神宣室欽刑雲漢
日　社壇虔幣月星晨中國非食常侵旰南畝　溫
綸每先春歷數千秋唯四聖禹勤湯敬暨堯仁
石渠緗素已前塵淚濕巾箱中襲珍可奈斯文關氣

數猶今今世識眞淳周公添簡當誰續時編周公全書未成陸
相琅函不復陳陸奏約選陸稿手圈皆 御定之書也最是朱書中道
悵傷心太歲又庚申時有編次朱書之命而未就
天章筆札上林杯俛仰前塵觸境哀秪為甄陶偏
聖化怱忘樗櫟是凡材九門曉漏餘殘夢三古初心
半死灰痛哭年年攀蹕路大江西去不重來
西清殘月曉鐘時夢上瓊樓怱自疑袞袞簪纓非昨
日紛紛車馬訪新知涓埃顧補嗟何術 陟降昭臨
幸有辭珍重 恩綸沆瀣字一迴披讀一沾頤
登淳昌凝香閣見金學士汝仁近淳詩欣然如

逢故人遊作一首戲簡

紅袖揮塵壁上詩故人曾此駐征麾文章衡鑑歐陽
子粉黛風流杜牧之春水南來花嶼闊夕陽西下錦
帆遲清遊何處偏相憶畫舫朱欄月上時

西倉視糴歸後作 時在成川

不爲荒歲吏訶譏農家苦農家試難爲愁旱復愁雨
經年望潤礎浹旬憂避釜稍乾猶瘠壤驚漲已長浦
皇天固至仁厥施猶病普聒聒泙池蛙欺欺桑野鴝
中宵不能寐尋食行所部來牟未辨名稂莠雜難數
荒村迫行潦炊烟強如縷傾囷幸及時 聖恩逮貧

寠傴僂垂白叟婉孌更齒豎裹足涉泥塗傾橐不滿掬襤褸短褐衣猶言是中戶更有操瓢者可不近倉庾寧無翳桑飯小惠徒煦煦黠吏工穿窬雀鼠乃其伍繩文實可誅友本良自憮代耕非下農責利同富賈守法當餓死謀生觸罪罟哀矜雖在中鞭箠輒強怒有官司範俗厥咎當誰主端本自公家錙銖亦盡取交征已百歧坐談猶三古寄語任眞人愼勿作官府

夜宿楸舍時將爲湖西行

入世空懷刺史榮荒原何處訴離情殘燈不照凝庭

夢蕭瑟風松竟夜聲

白馬江懷古

不謂豪華便已空將花落怨春光澄江來作千秋
鑑鮑石亭前草又荒

行部紀見

纖纊袂我誇白紵裁我襦晨與擁襦惟霜重爲白髭須
山田有吉貝風雨半蓁蕪襤褸誰家嫗抱兒啼道隅
三年斂一斛粒米當眞珠阿郎避吏去不知今有無
名姓繫軍籍隣里徵追呼兒生未及乳已云充丁夫
今春麥稍穗里正催官逋鋤犂力未堪杭稻爲誰腴

傳聞有公牒下戶當先輸綿布四丈強淨與綾絹俱
云貲　華下兵屠刻不得踰心知迫氷雪未暇憐肌
膚鞭箠亦不恤奈此懷中雛嗷〻不能聲征馬爲踟
躕停車久泯默把筆強怨薦歸來坐公堂尚復傍傳
厨

次世叔詠寒韻

深房須識貧薪勞斀炭貂裘莫說豪氷柱折山愁地
弱風刀剪雪覺天高詩鋒全澀中山兎酒力無聊左
手螯安得扶桑如攫翩九州寒士盡同袍

聞李天學士　晩秀　已犇

寒花招返斷腸魂風葉蕭〻瞋打門聞說南陽前夜
雨殘園詞伯已荒原

莫爭船行

臨船莫爭上船重水難過迴船須及早日暮風常多
風多浪湧雪山飜咫尺不復分蛟鼉茫然一身寄中
流天長岸遠愁奈何斯須知過暗灘盡舟子相看色
稍和背風緩歌風為静波紋漸細皺輕羅青山迎我
似發喜杉際飛樓出嵯峨饒君乘流直上天不如山
中卧碧蘿沙頭賈客重貪渡探橐捫錢眼如鵜下船
更顧長年語慎莫忘向來之風波

鹽州樂

淼〻秋江水滑〻秋雨泥水深不妨檝泥滑衝馬蹄
一年三渡西江浦去時風急來時雨西江舟楫輕波
浪送我北上鹽州去鹽州九月風物美淳熬如飴晚
粳紫南湖空闊鶴飛下鳧鴈啑喋蒹葭裏我來不見
蓮花開尚收十斛青蓮子高堂再拜問平安弟携衣
袂妹勸餐請兄留住莫言還水深泥滑行路難

與末從兄鄭景守世翼書

歲窮寒峻凝仰倍萬伏惟侍候動止休相吾輩相愛有蘊不得不布人將笑僕以癡妄然終欲為執事一言之自古賢哲之士其立志也同其為學也同至其不可同者不必强而同是以原憲顔淵甘居窮巷而子贛結駟諸侯季路冉有仕於魯卿而閔子騫去之汶上是數子者夫豈欲不合哉其不可同者不必强而同也今僕亦何敢以僕之所決强執事之所不決哉特以所遇有古今之異不敢坐視其阨也士誦聖

賢之言蹈聖賢之行將以尚吾志邁吾德也今同塗而諧同門而入同庭而趨者千百人皆竄竊而我獨誦聖賢之言蹈聖賢之行者則其肯俯首攄尻伈伈憒憒姑逐竄竊之隊而行乎誠萬萬無是理僕聞冠衣不正廉者恥肩舁名乖義君子迴軫況其實甚茲者乎且掘地為穽覆之以文繡人將不知而趨之上焉而父母諸兄下焉而妻子奴隸以至朋友賓客徒吏之屬苟有知其穽者必皆徒跣呼號奔走扶擠使不得近乎其側今者上焉而父母諸兄下焉而妻子奴隸以至朋友賓客徒吏之屬迺反推之使赴者是

豈無恩而然哉特不見其窮而徒見其文繡也當是時已尚知其爲窮則必將告之以窮而不赴焉又豈有心知其窮而迫於父母諸兄妻子奴隸朋友賓客徒吏之屬之言忘生捨命彊趨以自陷者耶惟執事明達必聞其喻而知其意過此以往非言說之所可及也伏惟興思於不見之地廣照於無言之所若以愚言爲不然反復剖析俾暢其迷如其可採殺然果斷毋以遲疑致悔不勝幸甚

## 記里甑序

自京師至于瑞興三百有四十里其爲邑居者八焉

城郭者四為險阨者一岨而為峴者二十有四廊而
為坪者三水之大而舟焉者一其小而橋若揭焉者
十有五店以館旅者三十有一遞以代馭者十有三
此吾兄記里經之所載也其為書以經而紀其大以
傳而道其詳　國家之典制於是焉稽生民之休戚
於是焉證山川道塗之夷險遠通於是焉考吾兄之
於斯蓋其所取也弘矣余顧憒陋不足以盡知之請
以所知之文言之可乎吾兄之文謹嚴有制度結構
井井若麤櫺廊序之殖殖焉不失位置蓋取諸邑居
吾兄之文積累功力屹然而猶尊中堅外厚衛衆之而

不可犯蓋取諸城郭世之為文者刻意以慕高偕宇以求與吾尺獲於天造不容人為而嶄巖峻亢仰而莫可攀蓋取諸險阨世之為文者不習乎卑近而遠趨高遠吾尺循序漸進莫知所自離而矗然立乎秦漢之上蓋取諸覠世之為文者平者易委闒者無當吾尺衍衍而厚坦廣而腴用無不宜若五穀之熟焉蓋取諸坪灘汪奔流一日而千言蓋取諸水之大者演迤縈曲若往而復蓋取諸其小者大之為豐碑顯冊小之為隻句短章隨扣而答應之如素具蓋取諸店百家眾伎不專守一所經史迭出而不疲蓋取

諸處此吾兄之文之大畧也文章之道猶適遠者然夫自學語識字以往行幾里而至于受書辨句讀又幾里而至于屬辭又幾里而能倣古人之爲又幾里而迺卓然成一家言其爲行亦遠矣然是書之終曰吾行未嘗止於是也蓋自瑞興西北至于鴨江界又千有餘里也自一家言推而至於六經又不知幾里也此吾所以有待乎吾兄者也謹再拜爲之序

## 名畫帖序

吾弟世叔集東人善畫爲帖使方君孝良裝之屬余爲之序或曰是畫也數百千年之間名工良師竭目

力窮手藝而爲之者也今方君者又極平生之巧而
爲之裝世叔獨斂手於袖無與於勞而有是帖不已
濫歟余笑答曰固有是也荆山之璧採之於頑石之
中敦琢雕斲以至于再刖其足趙惠王生而有之干
將莫邪天下之寶劍也其鑄之也鍊之以大冶投之
以寶器磨之以越砥淬之以清水工之力固已敝矣
吳王闔廬談笑而帶之腰故物作之者勞有之者佚
今世叔之所衣者黃帝西陵之所罷其神而窮蠶寒
女之所皸指而疲胼者也世叔不勞而衣之矣世叔
之所食者神農后稷之所殫其心知而田翁野叟之

所曝肌而泥足者也世叔不勞而食之矣𥨸世叔之能臨衣而念織之衆遇食而思農之苦則尚獨是帖之爲濫哉嗚呼子又知六經百氏之書乎古今聖哲賢能智術之士劬其志刻其慮腐敝其吻舌其身既歿而傳其書者掇拾於炎熘之餘收保於詖言異説之中秃毛而謄之鋟梓而錄之費楮而廣傳之俾生於後者得安坐而讀之以達其道其爲勞亦至矣而今之學者亦可不勞而有之矣既有之世又不以爲濫也顧亦美所憚而不爲哉今世叔既不勞而有是帖矣又不勞而有衣與食矣吾又願世叔之不勞而

有聖賢之道也至於書家之精粗巧拙余所不能學者故不道云

## 海居書目序

凡物為天下寶者天必惜之是以夏敦商瑚倕之弓矢太公之錢王公貴人出千金終身求之而或不能得天惜之也天下之寶莫如書六經三史又其尤寶者也饘飱褐衣之家往往聚而有之此獨何也經史之於人猶衣食然無是則人不人天不使衣食貴於珠玉慈斯民也吾伯氏謂余曰世之市書者率以卷之多寡紙之厚薄印刻之精粗下上其直是故稗官

小說或售數千錢而大學中庸不能易一兎轉䆃甚
不宜之吾欲使先聖人道術法言皆當畀千萬錢誦
說淫瑣之書雖多至數百千卷尺布之不敵爾其以
爲何如余對曰是大不可夫畀千萬錢中富一家蓄
耳有貧而慍者不肯發貪而願學者不能致吾恐天
下之士讀一經者萬不能一二而誦說淫瑣之書其
將家購而户誦之吾何忍斯人之陷爲禽獸也聖王
爲政必使菽粟如水火今者先聖人道術法言盈天
下吾猶患其鮮誦說淫瑣之書罕傳于街市吾猶病
其不絶吾將欲六經三史積委如土壤凍餓乞丐者

取之而不問其直稗官小說若夏敦商瑚璉之弓矢
太公之錢王公貴人出千金終身求之而不能得今
兄之言殆反是乎因相視而大笑時世叔適不在傍
未聞是語世叔喜聚書遂述其問答以貽之俾題于
藏書目錄之右

送尚僉使得容序

尚君若能造余而言曰吾素自負經濟志弱冠以騎
躲決科等屈首部伍中三十年餘始得僉沱梁鎭節
制所部卒堇六百人民不贏四十户地小而官庫無
以施其才者月所俸綠五千錢又無足以贍其家意

鬱鬱不甚樂也顧母老不可以薄厚揀惟是距京師百餘里而通以茲不敢辭將卜日而戒徒御顧有贈也余作而言曰是可以為政矣為政靡它以己心推之而已花梁雖小鎮有兵焉有民焉尚君誠悼其才之不施則推而思若兵若民必有藝力而不見知卒駢死于編蔀者尚君誠患其廩之不贍則推以思若兵若民必有顛連凍餒胥近于溝壑而莫之控者尚君誠以官而榮其親則推以思若兵若民必有耆耋衰癃而衣不帛食不肉名不脫軍伍身不免負戴于塗者尚君誠悼行之遠而樂其近則推以思若兵若

民之有疲筋骨瘇腓趾以從襆載漕輓之役愁苦困
頓于道途之上而不敢咨者夫搜其才而恤其窮養
其老而紓其勞仁政之大莫有越乎四者而尚君皆
可以己心推之矣奚待人之贈言乎哉嗚呼尚君行
矣推是四者以行乎政而無怠雖治天下國家可也
而況於一小鎮乎

## 海夫詩稿序

者甘而斥酸不知味者也專宮而訾商不知音者也
唯文詞亦然主己所好而律諸人違是則擯之雖工
于辭吾謂之不知文然今之所謂文士者鮮不病于

玆卞君持淳自南海上來携詩以示余且使序之噫余之力于詩有年矣以其所能而較諸卞君其同不同可辨已沉乎萬尋之淵瞰之而彌晦確乎千仞之阜排之而彌植吾不如卞君堅堅乎木之退華而其幹拱逸逸乎馬之脫馽而其驟衡吾不如卞君雄雄焉如叩石而聲不浮泯泯焉如大樸而文不施吾不如卞君蒼然而老其色若銅鐵之受鍊悍然而奮其力若彝鼎之被扛吾不如卞君至若聞其響而不得其聲睹其影而不執其形乘雲霓馭飛龍踔千里而無履地之迹吾與卞君未知孰能而孰否也然卞君

之詩與余不同者若是而卞君得余詩輒喜甚讀之終日不厭至欲求余文以序其詩其與今之文士違己者不悅何其遠也余於是益重卞君之能知文也余亦愛卞君之詩不以其異乎我而怫焉卞君之不謂余不知文而欲求余文以序其詩或亦以此歟

## 金泳傳

金泳者仁川人也賤而窮容貌寢陋言不能出口其於歷家算數之學殆神授也其為術也無師不識而縱横筭獨取幾何原本一部而讀之既而盡曉其理其於數無復可習也然世無因知之窮益甚遂客游

京師時當　正廟中朝野無事　上喜擢用人才凡
以絶藝異等名者雖至微賤靡有遺內閣臣徐浩修
算數為一世冠常提擧雲觀雲觀者觀象監也聞泳
名召與語大奇之自以為不及　上因浩修知泳有
奇才甚異之故事觀象監以天文學設科取人匪繇
科目進不獲與修歷官　上特命泳修歷且曰非有
超絶才如泳者不宜為例當是時泳大聞名當世雲
觀人咸嫉忌之又爭曰是壞毀吾官規然有　上命
終莫敢大言既而　正廟登遐徐浩修卒泳秩滿遷
官歷司宰監主簿通禮院引儀然世遂無愛才者泳

踈伉不能媚卿大夫以故不得調一郵丞竟罷去今
上七年彗見十一年又大見每見命雲觀推步推步
術無可泳氏者乃復召泳雲觀人益嫉之又無所畏
遂聚而毆辱之泳既罷官益窮困不能自謀無室宇
為人童子師在京師中不克衣食以自立人亦無道
其名者竟鬱鬱以死泳既精於數無以加嘗曰律歷
理一也歷可治律獨不可能耶遂潛心律呂確然自
信其所得又篤好易所著易說樂律說皆深有研究
其於歷則有漏籌通義中星記二書死時年六十餘
有一子稱流落不知其所往云

洪子曰余於全泳知衰世之不可有爲也雖伊尹呂尚之才其止於如是而已況泳乎哉始泳之得與修歷世吾祖考孝安公領雲觀爲 上方癸咸之由是泳於吾家甚善余火嗜算術嘗從泳辨句股一二說旣余益致力斯術有所論述蓋將以示泳未果而泳死遂爲之著其事而悲之

## 聾啞齋記

進歲余嘗游海上道遇一丈夫聾而啞年且七十其容類嬰孩熙熙然有自足之色余怜之遂取鞭梢畫地而書以訊焉曰聾與啞天下之殘疾也有一於此

猶終身不過其憂今子兼其二子之得於天其亦嗇
矣然吾眡子之貌豈以舒眡子之眉目攸攸而自得
子何修而能然丈夫於是俯而張吻若徵聵者索韄
而畫其左曰子真以聾與啞爲天下之殘疾乎天下
之聽者無如師曠而聲之所未達則吾與師曠之所
同聾也天下之辯者無如張儀而知之所未詰則吾
與張儀之所同啞也況以天地之大古今之久事物
之交於外者無窮而精慮之應乎內者有涯當是之
時舉天下之人其有不聾而啞者乎人之得於天者
心爲之主焉吾眡世之張其聰恃其辯以游乎聲利

之塗者其心之病往〻有甚矣籧篨痔瘂疥癲之醜是其得於天者獨可謂之全乎有耳而不聽德義之言者其病為心聾有口而不道忠信之事者其病為心瘂今吾雖聾且瘂能全耳之所聽翕口之所言盡歸之乎心而吾之心幸而不病吾之得於天者顧不亦厚乎吾是以能樂吾之疾而無憂且吾少嘗有所徵矣吾家之東里社也里之富人子日聚為讌歌呼彈箏擊缶而嬉焉不十年而千金之家十無一二完者唯吾以聾瞽故得保有先人田廬勤力以無饑吾家之西鄉校也卅人士相召為朋日議論朝政得失士

大夫臧否為吏者惡其訕也籍其名而逐之俾不得齒於鄉唯吾以啞故得棹臂於其間而偵者不睨是聾與啞殆天所以利吾生也吾是以能樂吾之扶而無憂余異其說而志之任生德卿窮困不見遇將居於鐵之竹山扁其所居之齋曰聾啞俾余記之余拙於辭未能章其義也姑書舊聞以塞其徵

## 守一齋記

余家北山之垂所居齋僅三室有嶂巒原麓林本之矚宜奧而朗宜讀書其中扁之曰守一客有過而問者曰夫一者數之原而理之純也然古之人有以言

太極者有以言中者有以德而言者有以忠恕而言
者有言守其誠者有言守其敬者外是以往廣成之
曰守玄元之曰抱莊叟之曰寥天又皆各自爲說樊
然而不相襲吾未知子之所守者何在也余應之曰
吾之所謂一者异是數者然數者皆待是而行吾試
以妄語子吾聞之也農夫不役乎鉏鑿故能豐其穡
醫師不察乎律呂故能良其藥以一身而兼衆人之
事雖聖者不能也藝猶然矣而況於心乎余性狷而
愚居而無酒色貨賄之嗜出而無聲利榮祿之饕昕
夕掃一室惟耽讀古人書以求先聖賢心術暇則緝

文辭以自玩心之不多歧莫余尚也然余常乎朝以
興中夜以處無事為之應賓客言語之接而凡目之
所屬耳之所謀指之所往意慮之所攖棼然而起雜
然而戰一心之芽萬緒叢其間於是乎有立身行義
以堯舜之道祿斯民之志焉於是乎有積粟千億囷
以濟天下窮餓人之願焉於是乎有脫棄榮辱偏訪
域中名山水以終老之懷焉於是乎有辟火食遺七
情馳騖玄虛求王喬羨門之黨窮冥窈而長存之念
焉於是乎有瘴心呻口剔肺刳腸作為文章陵轢古
今照光爛於亘宙詘遷愈於下塵之欲焉於是乎有

隱居脩道鉤奧櫛微建言尚行克纘墜緒闡往惠來爲萬世立大經之慮焉此其大者也至如天文地理禮樂兵刑醫卜律歷射御之藝四庫百氏之書伺間闖隙或興或息者又不可以偏舉凡玆衆念或相軋梯或相飴蘖既不可統而併之而終又莫能定焉余嘗秉其想之趣也明燭正袪自命于心曰凡爾諸想不純不公不翕以専不可以有終其有浮囂博襍慕外而枯內者毋在吾方寸之位於是去者蓋什之六七既又自命曰其有非義之覬非道之循始乎怵而終乎功者毋在吾方寸之位於是去者又三之一又

曰其有求之有命非力之可致者去其有燿光而毀質弋名而剝實者去於是存守位者蓋一而已余將守是而老焉是一也孰之無體覩之無形道之無名遜之無方包大道任衆理與天地而相根強以稱之曰一虙戲氏得此本太極以畫八卦舜禹得此允執其中以撫有天下而弗與伊摯得此克懋厥德以佐成湯奄有九夏仲尼得此道之以忠恕爲天下極子思得此存之以誠以述中庸程朱氏得此主之以敬以紹千聖統廣成得此六千歲而形神不衰玄元得此入乎玄牝之門轀青牛馭紫炁以游夫無極莊叟

得此整萬物長上古以觀物化余得此用名夫吾齋守之如家兀兀以窮歲年噫嘻子何足以語此姑書之揭于齋之北壁

## 清風亭記

客有過余而諗焉者曰飛鳳山在龍仁縣西處士李君某甫居之築亭而以清風名李君歿而亭亦毀今其曾孫某再建而求記子肯乎余曰記記實也吾於李君不識其爲人亭之所在吾又莫之像也吾何資而筆墨爲客笑曰子雖不識李君之爲人尚不可觀乎亭而知乎子雖不識亭之大畧尚不可即乎名而

知乎余曰何以言客曰風之清者在乎天不在夫所
遇之地也然予見夫高宮麗闥咽管絃被錦繡而以
清風名者乎又見夫通邑大街冠蓋車馬之湊商估
貨寶之聚而以清風名者乎又見夫荒邨墟野耘夫
桒婦之所屋無一泉一石一樹之觀而以清風名者
乎故曰卽乎名足以知亭之大畧亭之作在乎地不
在夫所遇之人也然予聞夫鄉曲之士兀〻治舉子
業鬻南田壞宅以老死塌屋而能作亭于山居者乎又
聞夫餙藝嫺辭交游于薦紳大夫或騁貨賄以釣祿
利而能作亭于山居者乎又聞夫朋輒卌閭陵轢氣

獨甚或舞姦僞以觸典憲而能作亭于山居者乎又聞夫椎魯蠢騃不習書史不克保其家世族姓而能修先世所爭之亭求文以彰之者乎故曰觀乎亭其人可知子又奚憚乎文之余作而謝曰子之言亭之記也何假吾爲客因請遂書其問答

湍山墓舍記

我曾祖考靖惠公始葬于長湍府治南功德里之阡今五十有六年矣王考 贈贊成府君墓從其左本生王考孝安公墓拱其嚮吾先君 贈領議政府君墓衛其右靖惠公之始兆也爭舍于墓側子孫之來

拜者慼焉既葬吾先君吾兄弟相與謀曰吾家於請
惠公為支裔世將以寖遠盡別等室先君墓前以為
久遠圖皆應曰宜顧因循未果歲癸未不吊先妣棄
背既合祔翌年甲申始紹鳳言屬宋生在裕相基宇
墓東南若干步負亥抱巳俾卞持華金殷相涖其事
肇四月辛丑訖五月壬申室凡十有六架嗚呼不
孝之至既不可以復奉溫凊惟暢遵訓誨毋墮尚庶
幾可拜于堂域吾先君克篤孝友虔祀享我后人來
處于茲其可怠于墓歲時牲芻之絜于茲庸敢有不
飭吾先君崇樸持約視靡麗如疾讎是廼室之等因

入之舊屋石木無新伐庳棟窄宇茨亂於瓦吾先君絶意名利恒不談林壑想我後人尚或不徂榮祿懦進而果退際惟茲等在瞻時我封壟又奚忘名山濠谷之適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記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嗚呼入茲室者其尚兢兢焉是月某日不肖吉周記

## 亡室魚恭人墓誌

豐山洪吉周旣葬其妻恭人魚氏于長湍功德里先兆坐亥原其明年吉周罪戾彌盈大遭禍酷崩霣呼號莫可振抑嗚呼痛哉恭人之歿也先妣就養于湖

南吉周獨在家遇恭人病患不克偵于治竟底于不起以大致驚慽于先妣々々既還家曉夜悼懼滂涙漬枕褥謂諸子女曰吾屢飽哀椓所肺已石鐵今之悲久益不可弛吾其衰乎未幾至大故嗚呼痛哉始恭人之新嫁也每侍坐退先府君指以語先妣曰此吾佳婦也先府君在郡邑先妣年已老凡先府君起居巾服之奉皆恭人代恭人愉々業々未嘗一庆意有微疾不敢形彊坐立言笑先府君已察知之命休于室親自檢醫方授之藥無不立瘳凡所以委曲愛護慰而為之所實有他人未與知者先府君既下世

恭人語及輒泣曰世孰有受舅恩如我者亘憂病艱阨
則曰皇舅在我無是也吉周閱家務不問錢米有亡
家又無旬月蓄恭人夙莫單竭俾吉周温衣豊食得
嚬于著史不一見勞苦色蓋同室家二十有六年其
相與之殷匪直辭伉儷敦也恭人歿吉周年未四十
無親疎無不勸續娶者吉周堅不肯其情未易以言
語究也嗚呼痛哉魚氏貫咸從恭人之考曰故參奉
在璜即我曾祖妣兄孫妣令人完山李氏以甲辰閏
三月十六日生卒于壬午五月二十一日有一男一
女皆幼吉周不敏不足以知恭人其言又未信于人

慈謹書其受知于舅姑者兩畧其餘以納諸窀昔

上之二十四年甲申某月

## 李景時誄

完山李熙夏景時中進士年三十一而卒其始卒余在堊廬未走弔余免喪其家已徙于某鄉弗克一造位以哭述其行以誄焉其辭曰

世支十六寔系璿衍封諡迺姓璉以官顯烝烝曩曩守模紹遵君實琢光服佩書詩有炳其表厥衷斯規旣順于親在家濡濡婣婭以推欵欵如愚它人曰柔子實心勁匪子之過不懺亦蹇我知子深匪舌可識

覿時斯圂孰特靡語妓者其豊亢實寡梧闃〻曲步
聶〻諛舌無壯無老靡眷不折君處其中心焉則介
湮光巽言隱憂如瘵君負奇才宿賈髦譽如攀如稉
丈㞑柴塗將翱而陟若闚斯蹟奚啼于神速此大寐
子之父兄恃子棟榱親黨朋友詑爲琦瑰既壞既缺
胡不傷哀單兒隻女孺未營髽二老在室窮極而歌
昔我洎子偕齡在弱揎輒駢輿曾莫謂駮君有文章
發之彪然我詞之綦輒流其賤窮彼漢北白石如鴒
君言簡〻我笑赦〻三清有閣矣落齒味我言籍〻
君笑嚧〻維黌三序文杏脩〻庭氷秸席煦硯以喉

我竊白牒君亦進士詩遭之初僅一星紀我衰而憊
與世頹消君循揭健硎發其鍔其言其笑尚淡聆視
幾何不覯我人君鬼我惟交道貴言無間有弸靡祿
亦其數端既遲而訥背則云悔孰謂迺遄而不必待
士而私謚昔然今否維茲告誄尚聆永久匪直旌之
寔昭我厚於千百年知有吾友

## 蘊德頌

歲丁丑蘊大行余孩子得其聖者既揄余喜之甚作
此
歲司朱犅日躔星紀復來七日題集元祉元祉之貽

于我胤子厥胄伊虢天實祐甬古初淳流爲專膊脈
宣毒棄靈肇自姬衰蘊睽于臟外以時来厥有逆順
昕惴攸該父母生孩禱老先茲既發既脘始全人斯
方瘍于黨冀或倖殹既滾既壯恐若侯譴醫詮以領
寔克保茂腦冥寢熏或莫之宜俗謂神滋廡祈而監
齜鑼盂渟罷厥溧嘽維其上上譬人有聖不藥亦完
無禬弔慶衆萬有育孰不願獲閱千觧一爾于来格
始以瘖猶勞我奭奭蕎覲壹粒庶夏憂咸釋㤅麗鹽指
若比神廬于栅隱丕于髮伏疏于臑之節熠熠以居
若彼晰宿萃于奎宮驪龜有畫各衆其中人或什百

尚以爲罕厥數止斯醫巫胥術序出非齊從壯以醇
大珠顆々小珠勻々旣昌其影文亘其基遂㬎其粱
會不決期小珠光々大珠渥々寶明寶粹寶偉寶確
乾洽其內肆堅厥祿如夏有秋如暘曝濯如苽免蒂
如蜩直殼不痒不壞孔陽且卓凡厥恒期亟于子亥
慈膚之考昕晡乜改我稃不劃我掌不磨我寢克妥
我飧有加唯杲常戒恪條循科居毋妄啓爪毋妄爬
圄無敖爩之室無熏烈髮奈不櫛衣毀不綴禁役极鑰
受及割鏤日競日惕無長無幼惟聖恕愚有違亦宥
癡嫗辭詘曷辯其視晨纏于井止水安々澤々[illegible]金

熹〻餶盤建丑既朏粤維旬三式遵于俗餞神祖南
嘉孫畢具吉語無忒彼竿擢〻彼馬晏〻適康以廖
眂昔僉恩數請寐益飫以嫁易哌始腹崇〻既表而柔
姤肌填〻既結而僾烘〻爲涼怫〻爲寧始厲其夫
令嫂如傾求衣裳冠傲長之爲籍〻圖書丹墨錯施
爾言鏘〻爾笑逸〻爾文欲舞爾毋謾疾敬聽慈庭
欒莫與增諸妹昆弟族戚賓朋下逮獲臧悉抃以韓
鄰保相聞又羨又翕我心之愉若爾始生既睹茲慶
來祚可徵就爾德器若茲之迅崇爾志行若茲之峻
畀爾材識若茲充盈顯爾文章若茲光明若其初興

爾功之假若其既滿爾報之足其飲何似蘇爾華赫其除何似芾爾患厄總以名聖爲爾攸希景輔吾君爲姚爲祈昌壽富榮百祿元吉稟于始胎肇于是日嗣令齊〻爾弟爾妹暨爾子孫昆仍百世咸肖是喜若證一契結用不究符用不戾維賢維哲可模以譽維聖之德不可揆諸謳之譜之交口咕之蹈之躍之攢而呼之念我何修爾自隆福惠我何媚天實我穀天實我穀曷其忘之及此迎新歌以章之

## 戒言上 三篇 選一

天下之是非不遂於初其始也大眩其終也大定或

者未究其終而事遂已后之論者無得以定焉鯀才
且智以四岳之明尚且恨焉其未及試而死后世曰
禹有賢父惜乎堯未用也伊尹五就桀未歸湯而卒
后世曰伊尹輕身以求用妄人耳太甲居桐未三年
而薨后世曰太甲昏主也鄭子產為政一年而死后
世曰甚矣子產之虐民也周勃陳平卒于呂后時后
世曰平勃諛后以尸寵祿高帝之罪人也狄仁傑薦
五王以存唐時皆老矣謀未就而先卒后世曰仁傑
無存唐志也苻堅聽王猛殺慕容垂后世曰豪傑之
困而歸我不用而殺之王猛忍人也曹操相獻帝經

營四方而遠死后世曰使曾公在劉氏天下其庶幾乎宋熙寧初拜王安石參知政事其年安石卒后世曰天不使宋堯舜治也又曰蘇洵呂誨其嫉賢者也嗚呼天下之是非其果信乎是皆幸而定乎終者也其或不幸而不究其終賢而誣不肖而誑者又幾人哉嗚呼凡百學者慎毋執其未終者而逆度人善惡乎哉

系張氏母壽席詩

癸酉春二月張君混為其母周謁之歲酌酒稱壽而其文已不在蓋義起也混有詩四章又為文以述其

意后二年持以示余請余題其後遂系以詩

啓歲之匝慶惟偕壽〻〻則繇獨壽斯否張君有孝遲歲惟酉毋心惟夫兒心惟毋瞻岵靡陟有恫如紐亦豈不怡毋則康耇唯戚涓衍莫相芝後既鍾于情在禮匪苟踢〻穀朝絜此井臼酌以告禰如語如受載愉厥容亦厚其酒紹厥毋聲釐毅核孔阜我讀其詩君鎵遇和中心如觸吞不克剖嘉君養忠莫助旨滑續此歌章媿覽驊玖

追書送安峽縣宰族人義人字太初詩後

余以五言三章〻〻四句贈太初之任安峽縣太初悳

焉若有失曰吾與子尋常罷日三四遇語輒徙倚對
街而讀其辭溢帋今吾為吏二百里外負民社之重
意子之為文非數百言不慊今茲之贈纔六十字而
止殆無一語曷夫我異其舛之乎所待歟余笑而荅
曰茲吾所以勗夫子也夫吾之將贈子也其篇章行
墨之布塞于胷中排奪而爭出者殆數千萬言豈直
數百哉然而吾之言止於六十者割其私也今子之
往為吏也飲食服用之奉欲數千萬者止於六十妻
子奴僕之養欲數千萬者止於六十酒殽廚傳遊醼
之費欲數千萬者止於六十凡其私愛情欲之勝固

章蠡而不可截者一割之如吾之文子之治其庶幾
守且子之往坐政事之堂對吏民涖訟而應簿書
苟數千萬言而可者而止守六十字則子之治熙矣
多言以爲惠受惠者苦而不懷多言以爲威遇威者
讟而不畏太初曰善請并書以貽我余謂余方以寡
言贈子矧可多余言乎哉然被太初之彊也不得已
書其畧云

## 海書

東海中有僊靈秘書府藏古今書籍五等以別之太
上書之紅羅衣以五文之錦雕玉其匣而珊瑚其籤

其次書之紫羅衣以黃雲之繡赤玉其匣而瑪瑙其籤又其次書之素絹衣以紫霞之繡白玉其匣而車渠其籤又其次書之織帛衣以緋綺玻瓈其匣而琅玕其籤最下者書之繭紙衣以翠縠文貝其匣而象齒其籤寶遼架嚴鐍而吏典之人不得至之亦毋敢妄閱有闖而入者厪得其最下一卷而見之蓋王勃李白韓愈之作在焉未及究而逐海畝之客有與典書吏善者當累懇焉吏伺隙與俱至抽一卷以所披之皆有題而無文客怪問之吏曰后丞有著之者視其質羅而紅方摺而觀其表吏遽攘而藏之麾令去曰

即至不可淹客出而語人唯不肯道其題

## 讞沴

歲辛巳夏秋大雨水至八月有怪疾始行關西之平壤府不旬日死者累千人旣而入京師遇者輒眩瞀或嘔而泄輕者灌以酒丸而甦重者不踰日死蓋邪沴之氣觸于人而然也沆瀣先生惻民命之橫札慽天仁之乖施辭術攸闕冀以文字其語曰

上穹至慈厥德生人燠寒欲時暘雨欲均樂民之豫憂民之呻所以羣蠢疕輒號旻寰宇暴慱氣盈其塞有景有和有祲有慝以時之運爲休爲賊居尊包厥

明有未克辟言伐伊祈后聖旣戴冀共遵驩壬介于庶又
肆古象沴有鏞有監星彗雨血瀆涸山陷羅睢晦耀
肥遺阻澤獸有龜傒蟲有蜮螢斯猶不足化二嬰豈
闖入中虛絶人胷腑維瘟維癘有衛斯傳惟忤惟厥
不晉伊事今玆之行僭莫與伍旣猝且徧罕紀前古
始露五旬瀜我嘉穀俾民無疾尚壑其腹胡爾西來
驅陰侮陽射蜂斯梧訛莫之詳其至也迅隼擊風摯
其中也暴礮碎霆劈俞附札砭遑奏其靈朝馳于逵
夕以旌銘一瀉而顚一悶而仆西衕夜啜北舍晨訃
林林億兆無賤無貴惴滄慄㥘若燕巢熠雖堯湯盛

有滂有暵孰謂昇平而致斯愿寇究豺虎尚可弭息
斯沴不逐幾空我國魍魅不若尚可化革斯沴之虐
昊天迄殛猶罪于常人得以刃天仁是彰天討是順
不究厥情不服厥刑不鉤厥根不呈厥形禹鼎既淪
孔務無聞尚有神眼炯徹靡根駘崇棃妖趙祖嬰夫
各有冤仇誣濫无辜雖厲抱忠矢殲冤孽豈俾齊民
迺暨靡孑殘人之多莫慘鋒鋋冒矢犯刃或以師全
戕人之酷莫威鈇鉞囊頭三木尚淹歲月如石壓卵
無觸不糜如熖撲草策馭難追如弋射宿安不自保
其唯讒邪密揑陰造嫣聖攸暨蘇公攸詛止鼂究刺

畀尉宣竊秦軌指鹿漢替臏烏蜜劍藍鬼李唐寶痛
須過言哀俾人罔覺匿形掩影發如飆颸文之貝錦
虹以蠆角智不及防勇不暇撲連肩在列儵拔鋒鏃
孰揣飛矢何翼之落千枝萬術爲擭爲穽飾巧熒聰
殄彼衆正〻〻既殄民亦盡椓冤辭景興醇風遂剝
肆古運屯人死萬數匪孫匪鏜寔斯人故斯人所毒
旣億其麗生而罔識死遂爲沴秉氣之厄倖天未肯
尚秉舊性敢肆以逞幻厥戰腸壞人之臟化厥篁舌
蠱人使脹以其誑惑賫人神明以其機發射人形精
昔惡難宥今孽斯盈顯哉天法胡失于輕皇〻盛世

百祿攸會於萬億年國謐人泰雖咎于覺不遠斯改
皇神后祇豈竟無悔敕茲丁甲詔役岳海北斗司怒
雷神告罪戈煥斧擢電翕霧星揭昭甫扃殃爰及新戾
投畀九幽熱骨剉膚請我有生慴彼奸諛若甯繁徒
復隨于陽無悛厥惡舞詠我良彗嬙于孽同甯齋孱
穆穆幽顯偕此安慶永佑我 邦無災無害日月遵
度時旭時霈歲康民壽垂後無闕俾我孫庶信天大
德

## 少鄙集自敘

昔者太學興儒序四士而齒仕司徒考藝昭三物而

賓鄉珪頭璋哉尚先務於惇德騫翩豹蔚存餘事於
斐文及夫坑鑪酷而三代之制淪光嶽分而六經之
文變賢良制策肇廣川之對三詞賦育英盛柏臺之
賡七學校之古法靡改科舉之新規遂行歷世也曰
隋曰唐曰二宋曰元曰明其文則或詩或賦或五經
或論或策雖法度因革以時各殊若詞章浮華與世
浸靡焚香撤幕任默謀於朱衣覬墨吮毫賺豪英於
白首蓋欲立身行道舍此無階凡厥宿學醇儒靡不
入彀哉　朝法倣中華治隆右文擧有二科文有八
體在中古詞匠之留尚玉藻而瓊專速近世文氣之

衰遂脂雕而氷鏤娸紆青而拖紫幼學壯行工媲白
而抽黃家弦戶誦南柳申蔡與李杜而齊名尹朴盧
吳借詩書而迭習余於少壯之歲未絶名利之趍始
從衆於冠紱衝貪多於襍較疊痒十載壓厠蓮籍之
題海嶽三旬倏覺槐穴之夢朝經暮史指來今而可
追夏簟冬簷拍逞昔而自笑蓋其列楮墨於牆涵識
騰祭魚參浸勃於芝之砂氣逞倚馬焚膏繼日後萬言
於耳剽雕虛談天拘八病於瞖擢零金碎玉充樂天
之陶瓶倒鳳顛鸞錯大年之衲被于是士有千日之
眷糧有三月之春競屈指以竢時方擧趾而赴陣耻

文子之後入齊祗成帷恐祖生之先鞭鄭蝥登堞萬
汗灊白彊枚乘之飛章千喙飲黔豫王勃之磨墨慚
三燭之將跋精遒棟金訕玉色之終逑念與懷麗覔
其黔驢之小技希彼溟鵬之遠圖至若大冬槐庭硯
蓺戲而指墮無不深夜杏蓆紙畫鴉而吻鳴自謂樂
此而不疲或欲與爾而同死誘得失於鵖嚇身墜珠
淵決輸贏於蝸爭志惛金注楚之漁父見而莞爾宋榮
子聞而猶然矧余既毁仲由之破冠詐遵馮婦之虎
藪唯其鉛槧之舊尚多巾衍之留塗乙相交宛星宿
之錯列散佚過半匪雷電之取將宜芻狗之已陳如

棄士於或施蠟之驟睹若鋪綺羅寒女銅釵猶惜三
日之失村家敝篙帚尚享千金之佚儻使漆吏之筌得
蟺鮪而便忘何異班姬之扇聞蟋蟀而遽捐況十年
精力之所鍾亦一時風氣之可考山陽燼剪燈之悵
見一斑於貂留浪仙循守歲之罇焐五采於鸞愛俱
收則璠混鄭礫全棄則玉畀崑炎斥驊騮於參騏去
多夔圃之觶辭蚊蠅於雜蚓和寡郢門之歌桃李連
枝判榮辱於茵溷杞梓同幹迥美惡於罇溝燕齊學
莫訾濫吹豈下蹕璧或被誣刖第其筆削之獨運匪游
夏之贊辭殆若衡石之自程唯顧泓之待評太簡則

梅惡楚賦稍廣則芾譏曹詩顧其繩尺無違猶免紅
勒之耻聲光可悅不受畫葫之嘲苟清鑑之懸揮無
剪榛楛幸洪鍾之遇扣而采葑菲梗楠櫲樟累尺朽
而豈棄櫨梁莒粟牽私嗜而或有若夫堯肯曰三匪
獲禽之可貴顔過不貳豈屈蠖之爲尤既規矩自任
於方員而英雄暇論於成敗其或洛儒遇林原之獵
志騁鷹攫衡傷傲世俗之詞章成豕滚逞牛刀於經
首自餘恢恢閱歷氣於波斯評選棣棣餘皆覆諸吴
傖之瓿投諸泉老之爐漢嫱爲帀甘謗叟之閉户河
神向若遭衛尉之悟珊至如甫里之篋不盈茂陵之

書多失四老吳箏之句遂成河清乘翅三都趙徵之
篇已付汨作咸大云珠光泯匪離朱之可探白華名
存評束晢之能補肆乃分標五雜之組合成家苦之
廬碌綠交輝陜元宗之自考纆緗著美喟堯夫之還
呈凭几徐聽諷憙事之小吏支枕閑閱躡浮世之虛
名烏虖萊畝玄都悼劉郎之去後桑田碧海驚麻姑
之坐來幻鶴還鄉與仙感於非舊借馬闕史激聖歎
於亡今中間之日月幾何前輩之風流尚矣鄒之龍
鏘崔嶽惕道心之將虧虬户銑漢慨文體之寖長弱由
今歲而溯視卓古初之難追在鑪錘金錙惟火拾螢

之苦倕工琢玉紈袴無刻鵠之才蟠木誒容重韋氏
之一、袖栽桃得實羨崔家之卅庄宋端曾縫揩磨裾
之徒在虞庠設序幽街術之反着蓋儒行一至此庠
翔文風遑復可議茲吾所以不忘情於舊戲宜后人
之或有感於斯文永示汝子孫雲仍固願後生可畏
尚知我稼穡艱難莫曰昔人無聞賢者矣志於林樊
豈家雞之足慕愚者立名於斬是識裾牛之可嗤穢
叅西豐敢釋耒而飱素質表雖學莫出藍而增青鍾
鼎穀紈母貽溫飽之累筐鏞黼黻式勉致澤之期夫
矣但王氏之青氈是足為范家之墨帳嗟爾小子欽

武訓辭

放歌行

洛陽才子當世豪匹馬醉上龍山高壯觀宇宙何茫茫海水如涿老霜鼇長風吹月過其上滅没倒景層空濤向月停杯一長嘯月輪落在杯中醪舉杯和月共飲之仰視天宇無纖毫起身向空陳我詞手決銀河流滔滔我生之初火星流老笏隱霧風怒號髻齔學得文章成上凌班馬下謝陶展紙風雨驚颯颯落筆神鬼鳴啾啾十五十六通羣經許身便在夔與皐伊呂之事不足驚漢唐以下如鴻毛二十學仙思遠

遊素鶴高騫青鸞翺欲歷羊腸無逕蹊欲涉呂梁無
輕舸抱道欲隱南山曲猿猱悍慄豺虎嘷武火燒盡
不成丹仙人在遠心煩勞晚來回東復舊路藍尾盾
麻廿四遭吳中壯士學書劍沉碎長江十萬艘南陽
少年亦英才杖策從戎期蕭曹男兒有志須如此豈
容摧眉歎鷗糟美玉不肯當街售良工剖石披蓬蒿
醉來臨風發浩歌龍泉古水光如刀卧龍得雲時一
起去作甘霖下土膏

夙夢亭賞春

丹樓飛出鏡湖濱煙碧氿明物色新遲日笙歌青嶂

晲微風舟楫綠江春鷗沉細浪花翻影馬蹋長堤柳
拂塵近水麥田時雨足鳴鳩處〻趂農人

望海

半日荒塗策馬勞斗峰西望始心豪天迴極浦羣山
盡風落寒潮萬帆高海氣上蒸秋亦雨島煙中斷夜
生濤蓬萊一別今千載猶憶蓮舟去釣鼇

驪江清心樓

三日冥〻雨登樓始霽天江高兼晲漲山遠半秋烟
古塔鍾聲裏荒城鳥影邊垂楊千萬樹何處可藏船

宿惠陰店待隣翁不至

小堂肯迎客雲本坐來青屏澗水鳴戶閒霜扉山入庭

野居秋楊月村登曙炊星且待蘿翁至農談耐可聽

寄完城通判金泰卿 初淳

蒼茫積雪與山低瓊畝參差玉尾齊風外碓聲村上

下月中人影院東西金鑪孚火香篝暖繡幄凌塵冷

透屏遙想倚〻亭畔路竹陰如水蘸鸞箆

悼懷

君憶驂鶴上瑤臺金母前迎素女陪寂寞滿山一片

土茫然空使我心哀

# 永嘉三怡集序

大夫諱泉字景上述十世遺文高曾上世稿記若刊
先大夫足菴集附以大夫人合壽藁詩既言與弟參
奉憲仲弟禹齋甫世叔謨曰吾先人既承有文獻竟
嘗造章以襄祖考之休光余小子實相與夜日月詩
書哉矣惟小子兄弟幼而承庭言禮以其餘程書謂
亳以從事于其文藝惟先大夫夫人之訓是賴以有
所成立今不一二略見于晉稿詩集以冠前言于不
墜訓語果亦無意也乃合選兄弟文一百二十有一

篇爲三編一帙命之曰三怡集且問敘于正履〻〻
以通家竊覸習先大夫〻人之德懿矣先大夫儉以
約大夫人謙而能和其訓子循〻有軌物其處倫懿
也篤而盡其立言措辭也溫厚悱惻見仁人君子之
心焉三子者得之家庭者若此故其爲文也若此其
爲是集也亦若此夫三子之文宏偉辯博若史若子
馳騁上下抉摘玄微者蓋累百萬言不止而顧取寂
寥數十篇書謂不敢晏然自居於作者之列豈非約
以謙者乎其爲選也畧文藻而尚典則其言率出於
正家貽後仁民礪俗之旨外是則不與也豈非循循

有軌物者亨兄弟一集合以聯之如合堂同席聯袂而寢怡怡竟日而不相舍豈非處倫懿篤而盡者乎此可以知三怡集矣淵泉子之文浩汗汪洋如長江怒濤一瀉千里委蛇百折而有餘使人心平而氣降仲子之文巉巖崛拔如羣玉之峰參雲離日而目迷神駴層構傑閣之巍峩也叔子之文淡而不俗質而腴雖在綺紈而蕭然有山林寒素之態此其大畧也然淵泉子早敭文苑鬱爲國華世固推之以高文典冊弘璧大圭之觀矣若二子又方斂然不衒於世泓涵渟滀益肆其有以著書立言自命者顧余何能敘

其梗槩耶雖然三子之文之美夫人而能言之而其根據理道不爲空言無實者未必知之也推濂源本而有以知庭闈之訓迪世亦未之詳也昔江左王氏以世有文集史述以爲美談在唐有竇氏聯珠集見稱於世至若有合壽閣稿而繼之以三怡之集則恐二家無有是也余旣知之且詳所以不辭而爲之敘者將以著夫三子文獻之有自而亦以識世好之一二云爾甲申孟秋完山李正稷書